

中國古代音樂

文獻集成

第二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7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集成

第二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七冊目錄

樂書(陳暘撰,清刻本) 卷三十一至卷八十三

.....

樂書卷第三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樂者道也鈇鉞者器也荀卿曰凡

禮軍旅飾威也以飾喜爲樂則飾怒爲禮矣以鈇鉞爲禮之器則鐘鼓爲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爲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爲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所謂喜則天下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繼之以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齊焉夫豈爲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

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爲美則兼樂言之有不爲盛者乎然而墨子非之豈不猶之楚而北求也哉此言喜怒得其儕荀卿言得其齊者儕之爲言類也齊之爲言中也喜怒得其儕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以類同意喜怒得其齊則喜怒必適於中矣與中庸謂喜怒未發謂之中同意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

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德之歌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記曰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則詩言其志德音之所止也歌詠其聲德音之所形也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成位乎其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故萬物直乎東則之動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直在其中矣

人之歌也無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信乎歌之氣盛而化神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贛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聲以知

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哉

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行之聲氣異異聲聲異異歌歌異異宜此聲歌所以各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伍也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靜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寬柔

仁德莫盛焉以禮存心而不失之靜正禮德莫盛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
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大小
大則崇化其體廣大嫌於離靜以卽動不可不鎮之
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
大雅德逮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
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爲德其性好禮以
爲行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大遜儉而
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譏小己之得失政之小者也
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頌之所以爲頌者雅積之

也雅之所以爲雅者風積之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
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直爲終正
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
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
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
矣不污以爲廉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爲謙而不以
已絕物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
矣正直而靜君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
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
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

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
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
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爲
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偪遠
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
也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

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美哉蕩蕩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論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樂之成者也孰謂德之衰乎關雎樂而不淫者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者蓋歌以聲爲本聲以靜爲容此歌風雅頌所以皆本於靜歟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五帝之聲不可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

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爲慈利物以爲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兄樂也者節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者豈能宜哉昔曾子商歌莊周悅而與之甯戚商歌齊桓悅而用之聞其聲知其德性然也蓋肆直而慈愛者存乎仁義臨事而屢斷者存乎勇具仁義之道而勇以行之此所以爲天下達德也顧豈不賢者能歌之乎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太公之於齊其文足以附眾而溫良其武足以制眾而能斷溫良者仁之本能斷者義之用三代之道不過如此蓋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溫良行仁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寬溫良也布昭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季札之歌齊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傳曰仁而無武無能達也溫良而能斷則仁且有武而能達矣彼國其可量哉齊之音溫良而已非若頌之寬而靜也能斷而已非若商之臨事而屢斷也然則歌之者有不貴於此歟

樂書卷三十一終

樂書卷三十一

一

樂書卷第三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雜記

大記

祭義

祭統

樂記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故商非全五帝之聲齊非全三代之聲特其遺聲而已文之五聲謂之聲播之八音謂之音歌也者詠聲以諸音者也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遜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遺聲與記所謂遺味遺音之遺異與傳所謂遺直遺愛之遺同子贛達於政非不

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其曰商之遺聲疑衍文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性術之變發諸聲音爲歌形諸動靜爲舞歌詠其聲則終始有倫先王登之於堂所以貴人聲也舞動其容則蹈厲有節先王降之於庭所以極歡心也蓋永言之歌上則揚之如抗下則垂之如隊曲則屈之如

折止則立如槁木倨則折還中矩句則回旋中鉤纍
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是歌之爲言長言之
也長言之不足其聲不能無嗟其氣不能無歎嗟歎
之不足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發於天機自動亦孰
知其所以然而然哉經曰凡音由人心生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
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歌出於聲音文采而
爲樂之始舞見於干戚羽旄而爲樂之成故孔子論
舜之樂而曰韶舞周頌序文王之樂而曰象舞然則
舞豈不爲樂之成歟故記樂者至舞而終焉周官樂

師以六舞教國子而終於人舞豈能記樂者之意歟
此與詩序先手舞後足蹈孟子先足蹈後手舞者自
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手舞先足蹈
自樂之惡可已言之則終而復始故足蹈先手舞觀
仲尼門人或詠歌於雲縈或弦歌於武城或執干而
舞或正坐而弦或援琴而成聲或登木而託音其所
問及樂者子貢而已豈子貢達於詩仲尼嘗悅而進
之歟然子貢知問而不知樂子夏知樂而不知能正
知而忘之者其回也歟子貢問樂有其目而忘其辭
不過若詩之南陔崇丘書之藁飫汨作周禮之司祿

司空論語之問王如道皆闕文爾學者置而勿論可也

雜記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况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也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

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
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
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
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
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古者
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之宮中子是與父同宮者
也異宮之子雖與於樂不亦可乎

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
舉樂

諸侯五月而葬同等至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

同位至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外姻至是月而卒
哭君之喪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君
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則比殯可知
矣爲士比殯不舉樂則比葬比卒哭可知矣王制言
三日而殯合大夫士庶言之豈先王禮意哉

大記

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古者父母有疾琴瑟不御笑不至矧則君大夫士之
親疾如之何不徹縣去琴瑟乎先王之制天子宫縣
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君與大夫雖尊卑不同

其徹樂縣一也士不徹縣而去琴瑟豈未命之士歟
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然則君
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豈有故然歟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昔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其善也孟獻
子禫縣而不樂孔子以爲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
歌者於禮爲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縣而不樂者
於禮爲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加於人一等而已故
祥而縞是日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
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徙月樂作

之時也祥禋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邪

祭義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故禘於春以象陽義是以有樂焉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嘗於秋以象陰義是以無樂焉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

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祭之以禮故祭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而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祭統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及其將齊也防

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祭祀之齊君子所以致精明之德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其將齊也不敢聽樂以散其志況已齊者乎周官膳夫王以樂侑食而齊則不樂者此其意歟然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聖人以神明其德是已彼其哀樂欲惡將簡之而弗得尙何物之能累哉雖然知致一於祭祀之齊則其於心齊也庶幾焉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尸所以象神而皇尸則君而尊之者也故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境內之象也故天子之祭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之祭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亦與境內樂之而

已天子樂以天下諸侯樂以境內孰謂獨樂勝於與人與少勝於與眾哉故記曰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則此所以與民同也若夫所以與人異則動於無方居於窈冥休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載道而與之俱矣古者人君之於廟享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矣此言皇尸以道名之詩言公尸以德名之

樂書卷三十二終

樂書卷第三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祭統

經解

仲尼燕居

祭統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
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
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
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君子之祭也必
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

此聖人之道也

禮莫大於祭祀祭祀莫重於三道故裸所以降其神
歌所以詠其聲舞所以動其容獻之屬有九而莫重
於裸是以降神者爲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
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爲重凡見於
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
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
爲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裸聲不必重升歌
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
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

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聖人之祭必假三重以增其志故其祭也必身自盡以明重然後奉之以禮而薦諸皇尸則三重之道得矣苟輕其志以求外之重雖聖人弗能得也況下是者乎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言周道又言聖人之道言三道又言三重者禮樂之道大備於周正聖人之道亦不過禮樂而已知此禮樂之情者能作所以謂之聖也然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
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
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
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
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以祭祀爲先樂以歌舞爲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
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
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
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

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
文王象舞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似禹之樂也八
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
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
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于今不
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
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我觀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記言升歌清廟者四仲尼燕居
主於饗賓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於祭祀何也老

子曰天得一以清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樂記曰清明象天則清者天德也莊子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又曰不雜則清文王之德之純清矣而不雜則天之德文王之德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恭則不侮人而立賓以象天所以恭之也敬則不慢神而對越在天所以敬之也荀卿曰歌清盡以清盡之升歌清廟之詩用之大饗則天其賓用之祭祀則天其神恭敬之至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

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莊儉恭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莊儉恭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莊儉恭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

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邪荀卿曰琴靜好瑟易良然則易良樂教也豈特瑟之一器而已哉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天子之於天下禮樂不可斯湏去身言而履之無非禮也行而樂之無非樂也蓋仁入而爲聖聖德也禮入而爲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闔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周官樂

師之敎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佩以鐘鼓爲節則環拜佩環而拜也車亦如之不無鸞和之音矣二者皆以鐘鼓爲節以環佩之聲鸞和之音孰不以鐘鼓爲節哉

仲尼燕居

樂得其節

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爲終始故禮得樂然後和樂得禮然後節故孔子曰樂也者節也樂得其節則政事得其施樂失其節則政事失其施是聲音之道未嘗不與政通也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

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
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
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
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薺客出以雍
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

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遜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語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禮見於揖遜而爲仁之容樂見於興闋而爲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賓客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乎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鸞中采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言無物而不在禮則樂可知矣德成而上故升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管象於堂下金於四時爲秋

秋於天爲旻在五行爲義義於德爲和旻者情之閔和者情之利故入門而金作所以示情也禮器曰內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之見情也亦此意歟今夫禮有吉凶軍賓嘉之五者合大饗之四而九焉先儒以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爲大饗有四於義或然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是無他禮廢樂壞無以示之故也然則諸侯相見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邪曰諸侯具王者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者之樂不亦可乎傳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是篇始之聖人終之君子

者聖人作禮樂者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張
子貢言游之於禮樂蓋未能豫是故仲尼綴言及此
欲其由述者之明以及乎作者之聖而後止荀卿曰
學止諸至足曰聖然則聖人誨人不倦之意於此見
矣書曰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
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爲翟矣翟雉五色備爲夏
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
也以夏籥爲羽籥之文舞則武爲干戚之武舞矣先
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樂書卷三十三終

樂書卷第三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仲尼燕居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禮煩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作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顧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與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義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

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未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樂之於天下稽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有文爲制度文爲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爲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

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敎胄子以直寬剛簡之達德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禮敎和亦不過如此是夔固非不知禮也特禮不勝於樂而已彼其於樂雖粗而偏然以名論實亦未免爲滯古不知合變之人也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

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張問政孔子語之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身立則政立故也蓋脩身之道以踐言爲始而和行終之言而履之是能踐言者也非禮而何行而樂之是能和行者也非樂而何在易上乾下兌而於卦爲履君子踐言以爲禮也苟力此不怠南面而立則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夫是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樂記曰揖讓而天下治禮樂之謂也如此而已孰謂鋪几筵升降酌

獻酬酢然後謂之禮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由此觀之子張必以鋪几筵之類爲禮作鐘鼓之類爲樂未免乎以末節論之也子張能莊不能同而難與並爲仁是蔽於末而不知本者也故孔子由其問政而語及是者欲其由末探本故也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略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

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旣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旣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旣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
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
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爲民父母乎蓋凱弟出於
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斯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
謂之偏爲其不達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
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無自不可矣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
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無聲之樂無體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

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
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
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必達禮樂之原也故孔
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
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
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爲粗矣致之必自此以
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爲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
先乎樂

樂書卷三十四終

樂書卷第三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中庸

喪服四制

投壺

儒行

中庸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下之至善曰德位待德而後興德資位而後叙雖外有尊位苟內無盛德以居之雖

內有盛德苟外無尊位以行之皆非所謂德爲聖人
貴爲天子也况敢作禮樂乎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唐虞之著周家之備是無他德位兼隆而
已仲尼非無盛德也於禮則執而不敢制於樂則正
而不敢作無尊位故也周公非有尊位也制禮作樂
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攝政故也由是觀之位有餘於
德德有餘於位者如之何敢作禮樂哉

喪服四制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
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者應而對而對不止於唯對者答而言而言不止於對言則直述而不議而議不止於言議則論說而不及樂而樂不止於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故唯而不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故對而不言大功之哭三曲而偯故言而不議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故議而不及樂哀之發於聲音言語如此夫豈僞爲哉凡稱情以爲文發於天機自然而已喪服四制論五服之喪正與此同特緦小功之喪其序與此異者此以隆殺爲序故小功先於緦喪服四制以輕重爲序故緦先於小功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

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
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爲表裏故鄉射之禮命
太師奏騶虞間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貍首
亦間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
貍首蓋貍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
壺者必奠而後發亦猶是也貍首之詩無所經見唯
逸詩有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貍首之詩
邪檀弓曰貍首之斑兮執女手之卷兮豈貍首之歌

邪狸首之於射樂御而射以禮則投壺之義亦如之
觀鄉射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揜越
內弦右手相則知命弦者何瑟之工也觀大師掌六
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大師曰諾
者以奏狸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命弦者請
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
諾其容比於禮也噫君子之於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如此後世有驍壺之樂亦本於是歟

鼓

半

魯鼓

半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

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
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

半

薛鼓

半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
亦如之是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禮無異者特繁簡不
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圓者擊鼗方者擊鼓取半以

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之時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儒行

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禮樂資仁以立也大饗之禮備其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焉禮樂待仁以行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爲禮樂之本禮樂爲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歌斯有樂樂記曰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貌故爲仁之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爲仁之和貌外也禮自外作故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

入亦不遠矣莊周謂回忘仁義禮樂豈其然哉合之
則禮樂皆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孔
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
義之實其致一也

樂書卷三十五終

樂書卷第三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鄉飲酒義

射義

聘義

鄉飲酒義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鄉飲酒之禮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所謂工入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

升歌三終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所謂主人獻之之禮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受主人爵眾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主人獻之之禮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

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蘋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工告于樂正歌備樂正告
於賓乃降所謂工告樂備遂出也作相爲司正司正
洗觶升自西階阼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
於賓司正告於賓賓禮辭許所謂一人揚觶乃立司
正也由此觀之歌者在上故升歌堂上匏竹在下故
笙入堂下間歌則笙歌間作與升歌異矣合樂則聲
音並奏又不特歌而已然皆三終者以主於詩篇亦
樂成於三以反爲文之意也孔子謂魯太師曰樂其
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

成豈非樂成於三之意歟然樂勝則流必有禮以節之故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必繼之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以禮節樂於其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之禮凡言洗觶實觶奠觶執觶皆責之司正則揚觶者不過一人而已荀卿以二人言之豈惑於射義公罔之裘序黜二人揚觶而遂誤歟

射義

故射者進退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而不失之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古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周官樂師凡射以騶
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
蘋爲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
樂以貍首七節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
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豢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蘋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
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
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而國安矣其有
不可以觀盛德乎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是良者物之終始也射者人之終始也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其於觀盛德也何有鐘師凡射王奏騶虞諸
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王道成於騶虞
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
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
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
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
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
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况射節乎不言卿孤則
以射人見之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多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

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古者男子生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有事也天子爲是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必先察其有志於其所事然後因飾以禮樂焉蓋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飾之以禮樂則德行立亦可以爲成人矣然則行同能耦者可不以是別之乎古者以禮射則張侯而主之以德以力射則張侯而主之以獲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中則得爲諸侯而與祭不

中則不得爲諸侯而不與祭與祭者君有慶而益地
不與祭者君有責而削地則射雖於德行爲末而諸
侯習禮樂實在焉豈非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哉書大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
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
其適也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賞其不適也有絀
爵之罰蓋亦表裏於此矣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
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
其事故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畫謂之正栖皮謂之鵠鵠之爲物遠舉而難中射以
及遠中鵠爲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爲賢也射者
何以射爲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爲循樂節之聲而
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樂也如此而已蓋不主皮而
射則其容體比於禮循聲而發則其節比於樂禮樂
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夫不肖之人
事勇力忘禮樂彼將安能中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

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

聘義

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義近禮仁近樂仁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爲本禮樂
人文也仁義資之以爲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爲尙
故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以反爲文
故也君子比德於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歟

樂書卷三十六終

樂書卷第三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天官

膳夫

地官

大司徒

鄉大夫

封人

鼓人

膳夫

膳夫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禮者天地之節也樂者天地之樂也君子知禮之初
始諸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故節之於頤以爲禮樂之
於需以爲樂然則天子一食之間有不在禮樂乎蓋
王曰一舉鼎十有二物則天數也以樂侑食卒食之
樂徹于造者無大喪大荒大札無天地之裁邦之大
故則王可以樂之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者也語曰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每飯異樂每
樂異工侑食之樂大致如此然王曰一舉以樂侑食
者膳夫之職至於大食三侑又大司樂之職也古者
飲必告飽告飽必侑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

侑矣苟卿大戴皆言三侑之不食則以樂侑食至於三禮之大成也禮之大成者皆合奏鐘鼓則知非三侑之食無鐘鼓矣傳曰王者飲食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蓋本諸此

大司徒

大司徒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大宰之於禮典小宰之於禮職大司樂之於合樂皆和邦國諧萬民是禮以敬爲本而其用在和樂以樂爲用而其本在和故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蓋禮樂於六藝爲首和於六德爲終以樂禮之

藝達六德之和以教民則有以同民心出治道可使
向方而觀德矣其於移風易俗也何有先王著之以
爲教君子廣以成之不過如此書曰契爲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心明七教以興
民德是爲樂禮以教和者王也佐王以樂禮教和者
大司徒也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宏敷五典式和民
則非以樂教而何蓋父子之道天性也古之教者必
自父子始至於長幼和順於鄉遂君臣和敬於朝廷
莫不自此移之矣故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所以合和
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然以此教

民非樂之至也語其志則奏之以無怠之聲謂之以自然之命道可載而與之俱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禮者天秩之經存乎天而有陰陽樂者人道之大存乎人而有文武吉嘉賓禮之屬乎陽也凶與軍禮之屬乎陰也雲門大咸大磬大夏樂之本乎文也大濩大武樂之本乎武也五禮自外作皆本之忠信文之義理以之防民僞而教之中使之因性以復命也六樂由中出皆文之五聲播之八音以之防民情而教

之和使之因情以復性也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禮所以制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樂所以道之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出於性而近貞和出於情而近利利貞天道也惟聖人爲能之故於乾言之中和人道也惟賢人能之故於大司徒言之然教敬以祀禮教讓以陽禮教親以陰禮教和以樂禮此因民常而施教所以輔相之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防其情僞而教之所以裁成之也古之人所以致禮樂明備天地官者本諸此歟禮主防僞以教中而樂非不豫焉記曰

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中和之紀是也樂主防情以
教和而禮非不豫焉記曰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
禮之用和爲貴是也

鄉大夫

鄉大夫之職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以燕禮考之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然則鄉射
之禮興舞亦如之矣蓋鄉射之禮升歌於堂上降管
於堂下然後舞動其容而不知手足之舞蹈是雖爲

所樂之極亦特其末者而已記曰樂者非謂黃鐘于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射之興舞非特於鄉爲然王之燕射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射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是知自王達於庶人凡射未嘗不以舞終焉衛之賢者仕於伶官詩人謂皆可以承事王者不過美其公庭萬舞執籥秉翟而已然則鄉大夫賓興賢能而所詢及此不亦宜乎國語謂親戚爲詢拘矣古者射不主皮此言主皮者不主皮所以觀德行之本主皮所以觀藝儀之末本在於上非眾庶所知故也

封人

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絳共其水橐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歌詠其聲於堂貴人聲也舞動其容於庭容斯爲下矣先王於祭祀之牲貴牡不貴牝貴小不貴大貴純不貴厯貴充不貴疾其出入奏昭夏其設飾則歌舞之豈特樂其性爲哉迴所以樂神也然必責之封人者封人所掌者土事牲之所資以養者土物資養於土物者使掌土事者鼓舞之以明樂於所供而不以物儉其神故也

鼓人

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其爲聲也或虛實相成或幽顯相形雖有萬不同其本則一而已其爲音也或雜比成文或曲折成方雖當愆不同其音亦一而已六鼓四金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鼓人掌教之者以謂聲樂易以流吾以

是節之軍旅易以乖吾以是和之田役易以亂吾以
是正之節聲樂所以飾喜也和軍旅所以飾怒也正
田役所以飾事也記曰樂也者節也豈節聲樂之意
邪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豈
和軍旅正田役之意邪六鼓四金必掌以鼓人者鼓
爲樂之君故也

樂書卷三十七終

樂書卷第三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地官

鼓人

舞師

鼓人

敎爲鼓以辨其聲用以鼙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
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鞀鼓鼓役事以晉鼓鼓
金奏

鼓異異聲聲異異用故鼙鼓天聲也以鼓神祀靈鼓

地聲也以鼓社祭路鼓人聲也以鼓鬼享鼗之於軍
鼗之於役晉之於金奏亦若是矣鼓人非特教其爲
之文辨其聲用焉以言其爲用故也神祀大宰所謂
大神是也社祭大司樂所謂土示類也於天言神以
見大示於地言社以見天之聚神與記言郊社之禮
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同意大司樂言鼙鼓靈鼓
路鼓皆有鼗而鼓人言鼓不及鼗眠瞭播鼗不及鼓
者以鼓人言鼓以見鼗眠瞭言鼗以見鼓故也鬼享
之鼓謂之路軍事之鼓謂鼗皆以爲大者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故也然六鼓之用不同而有所謂同故路

鼓晉鼓鼗鼓或施之軍事大司馬教戰王執路鼓諸侯執鼗軍將執晉是也路鼓或施之朝政太僕建路鼓以達窮者與遽令是也鼗鼓或施之金奏靈臺鼗鼓維鏞是也鼗或爲賁鼓以賁爲義也磬或爲臯磬以臯爲義也

以金錞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也故錞之聲熟鐃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熟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高則陰勝陽而止之故可以止鼓明則陰與陽適故可以通鼓在易

艮則位之終止也其究也必窮故以漸進繼焉旣濟則治之終止也其究也必亂故以未濟終焉此六鼓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鐸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振或攬其用則先鐸後鐃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鐃之於兵雖無經見國語曰戰以鐃于丁寧倣其民也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丁寧鐃于振鐸則兵法固有之矣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

先王作樂發諸聲音而以鼓爲之君形諸動靜而以舞爲之容故凡神在天地之間自有聲至於無聲吾

皆有以鼓之自有形至於無形吾皆有以舞之然則鼓之舞之有不盡神者乎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由此觀之凡祭祀百物之神舞之在舞師則鼓之在鼓人矣其兵舞帔舞扞蔽祓除災害故也扞蔽則災害未然者不至帔除則災害已然者去矣黨正祭禋族師祭酺皆此意歟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則百物之神有舞者非小祭祀也記言聚萬物而索饗之則蜡而已祭祀百物之神非特蜡也先王之於

百物致而祭之以夏索而饗之以冬謂之凡祭祀百物則不主一時可知矣

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眾田役亦如之

不虞之患多起於夜故古人於無事之時猶或待暴有柝守國有鼙況軍旅乎此挈壺氏所以序聚柝鼓人所以鼓鼙也鑄師掌固皆夜王鼙大司馬辨軍之夜事則鼓人所鼓所辨亦可知矣兵法有鼓首鼓焉鼓徒鼓手鼓足之說則軍動鼓其眾亦不過如此晉魯莊公戰于長勺未可鼓而欲鼓皆劓違之爲其失之遽也宋襄公戰于泓可以鼓而不鼓子魚非之爲

其失之緩也先王鼓眾之法無失也軍動則鼓之而已今夫田者養禽獸而取之以爲人利者也役者執殳從事而與戍異者也古人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而不及田何邪曰先王教軍旅之法常寓於四時之田在易之師有田禽之象司馬之田有如戰之陣則軍旅田獵之制同法而異用言軍事則田事舉矣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則贊之在大僕鼓之在鼓人故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救日月則詔王鼓者鼓皆以助陽也月食而助陽則

月之明遡於日而已日月食皆陰爲之災也今夫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故男教不修日爲之食天子素服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婦順不修月爲之食后素服修六宮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是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則救日詔王鼓可也救月亦詔之可乎曰陰所以佐陽而主成功者在陽不在陰后所以佐王而主成功者在王不在后然則救日月食均詔王鼓可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月者缺也以食爲常日者實也以食爲變故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書述季秋朔辰弗

集于房皆未嘗及月焉鼓人昏義兼日月言者蓋書與春秋皆出於史史法常事不書變則書之不得不與二禮異也書曰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春秋書曰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者三則救日月用鼓尙矣左丘明謂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然曰食奏鼓先王之禮也春秋特譏用牲而已非爲九月六月不鼓也古人救日月之法非特乎此庭氏又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日月食皆陰爲之災必以鼓者所以追陽也以鼓進陽以弓退陰尙何天變之有雖然君子以爲文庶人以爲神矣此言救日月詔

王鼓大僕日月食贊王鼓何也曰大僕之職內與王
正其身外與王同憂懼故王鼓得以贊之鼓人之職
卑矣內不可與王正其身外不可與王同憂懼特以
鼓詔之而已

樂書卷第三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地官

舞師

春官

大宗伯

內宗

外宗

大司樂

舞師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

稷之祭祀敎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敎皇舞帥而舞
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敎之

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帔舞也析眾
羽爲之羽舞也以鳳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尾爲之
旄舞也舞師先兵舞帔舞繼之以羽舞皇舞樂師先
帔羽皇旄繼之以干與人者樂師以敎其儀爲主則
先其飾之盛者舞師以敎其用爲主則先其事之急
者故也人君之於天下有山川以阻固然然後能保社
稷有社稷以帔除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四方以
爲翼蔽然後可以待變事此山川社稷四方所以言

祭祀而先之於旱暵所以言事而後之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是不知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也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萬入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散而用之則山川以干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帔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故也樂師備六舞先羽而後干舞師止於四舞先兵而

後羽何也曰樂師主教國子而舞不可不備舞師主
教野人特其用者而已教國子先文與大司樂同意
教野人先武以野人樸而武故也書言舞于羽于兩
階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
明堂位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
大夏簡兮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以左手執
籥右手秉翟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
而後羽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而
後文者以武功定天下故也魏志曰舞師馮肅曉知
先代舞名然則魏立舞師豈本此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先王之於祭祀有歌以詠其聲於堂有舞以動其容於庭故舞師於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皆興舞則歌可知矣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輦而不及升歌則舞可知矣蓋祭祀小大有不繫之神而繫之事者百物之神小祀也有所謂非小祀先聖先師非小祀也有所謂小祀故鼓人言祀百物之神有兵帟之舞是百物之神有時不以小祀之禮祀之也文王世子言釋菜於先聖先師則不舞是先聖有時以小祀之禮祀之也然則鼓人舞師不列之春官而在地官何

也曰六官之屬各以其類然有非其類而列之者義有所主也甸師地事也屬之天官以所主者耕王籍共粢盛故也職方氏土方氏彤方氏川師原師之類亦地事也屬之夏官以所主者辨四方邦國故也弁師禮事也屬之夏官以弁甲異服而同飾與序官先弁師後司甲同意行人小行人司儀之類亦禮事也屬之秋官以禮刑相爲表裏與洪範八政先司寇後賓同意由是推之司干不屬夏官而屬司春氏不屬地官而屬秋鼓人舞師不屬春官而屬地槩可見矣

大宗伯

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天產養精故以作陰德所以行陰禮者也以中禮防之則使其不淫地產養形故以作陽德所以行陽禮者也以和樂防之則使其不怠蓋乾坤示人而度數從之度數有常而中禮行焉聲音感人而順氣從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中而和不足以合天地之化和而不中不足以合百物之產兩者交相爲用而與天地同流其於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何有蓋

道判而爲禮樂道足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樂
姑能合天地之化而已道足以曲成萬物而不遺禮
樂姑能合百物之產而已記曰禮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豈非合天地之化邪序故羣物皆別和故
百物皆化豈非合百物之產邪言事鬼神則地示可
知言諧萬民則邦國賓客遠人可知言致百物則羽
羸_鱗毛介象物可知

內宗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外宗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几王后之獻亦如之

天子父天下王后母天下其政位雖有內外要之於廟享薦以禮徹以樂蓋未始不一天子聽外治故及於賓客之饗王后聽內治止於羞獻而已豈非易所謂在中饋無攸遂之意邪天子雖主外治而以同族之內宗佐之以內佐外也王后雖主內治而以異族之外宗佐之以外佐內也

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治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凡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故周詩言於樂辟廱
鎬京辟廱于彼西廱之類天子之制也魯頌言在泮
獻囚在泮獻功獻馘之類諸侯之制也禮記曰於成
均取爵於上尊又曰禮在瞽宗周自文武以辟廱名
學至成王命之成均所以成人材之虧均其過不及
而已矣以大司樂掌之者以其合國子弟王以樂教
故也生爲樂職之長而教於成均死爲樂祖而祭於
瞽宗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祭之是也序官有上瞽

中瞽下瞽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則瞽宗主以樂教眾瞽之所宗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是殷之教樂在瞽宗周人兼而用之豈殷人尙聲因以名其學邪在易之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樂崇德自古以固然故言先王至於以樂薦上帝配祖考蓋始於殷人則殷人以樂名學信矣先儒以成均爲五帝學祭於瞽宗爲廟中不知奚據而云然成王之成均特改制之名而已非有變辟靡之實也故其樂育才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言中阿則均其過不及之意成均之實也樂之所以
爲靡之之樂有儀所以爲辟之之禮辟靡之實成均
之法王之所制而以大司樂掌焉豈非寓人君樂育
人材之意邪

樂書卷三十九終

樂書卷第四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中以本道之體其義達而爲和其敬達而爲祇祇則
順行所成庸則友行所成友以事師長孝以事父母
則樂德所成終成始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則人道
而已若聖之於天道則孝不足以言之然則自世胄

而言謂之胄子自合國子弟而言謂之國子其實一也帝則德全而教畧故舜命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四德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周命大司樂教國子以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孔子曰成於樂則樂者固教之始終歟大學之教先入學釋菜以示之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之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是知教人始終以樂豈特國子而已哉雖萬民之眾司徒固以五禮教之中六樂教之和矣周之教國子非特樂德也蓋并

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敎胄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詩言志歌永言非無樂語也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該之而已樂德必始於中和者樂爲中和之紀故也荀卿亦曰樂者中和之節也

以樂語敎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興道諷爲樂語之體誦言語爲樂語之用其實一也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大樂正學舞千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登歌清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

大者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樂記曰樂終可以語可以道古瞽矇掌弦歌諷誦詩傳曰樂語有五均是知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大致不過如此先樂德後樂語者德爲樂之實語爲樂之文與四科先德行後言語同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先王之樂多矣大司樂用以教國子則此六樂而已人之情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先王因六樂而爲之節文制爲文武之舞大司樂以教國子均以大名之者禮樂各以時爲大故也堯命瞽矇作大章以其煥乎

其有文章也黃帝命營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故以夔作大磬禹成治水之大功故以臯陶作大夏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作大濩焉武王能以武定禍亂而止之故周公作大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則無復餘蘊矣故記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才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大章大卷樂之用雲之爲物出則散而

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志所以藏堯之
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
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堯
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
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幬繼其地
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磬又
作韶者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
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以聲爲上所以紹其五
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以音爲左所以紹其八
音也舜欲聞五聲六律八音以作樂概見於此矣五

帝殊時不相汭樂此特以堯舜言者書斷自唐虞樂斷自堯舜固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然天性得而爲德心聲發而爲語德容達而爲舞大司樂之教國子始於樂德本之情性也中於樂語發之聲音也終於樂舞形之動靜也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此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萬物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茹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訔布於午昧夢於未申堅於申留熟於酉畢入於戌該閔於亥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

故謂之黃鐘其管九寸其數八十一其日壬癸其月
爲辜其歲困敦其風廣莫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合
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故合於大呂而
下生林鐘焉建丑之律陰氣旅助於陽故謂之大呂
其管八寸五分其數七十六其月爲涂其歲赤奮其
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合立枵其候大寒在卦則坤
之六四也故合於黃鐘而下生夷則焉建寅之律萬
物莫不湊地而生故謂之太簇其管八寸其數七十
二其月爲陬其歲攝提其風條風其宿箕其次尾其
辰合娵訾其候啟蟄在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

鐘而下生南呂焉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故謂之夾鐘其管七寸六分其數六十八其日甲乙其月爲如其歲單闕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辰合降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下生焉建寅之律萬物旦然絜齊故謂之姑洗其管七寸二分其數六十四其月爲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則乾之九三也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鐘焉建巳之律萬物盡旅而西行故謂之中呂其管六寸八分其數六十其月爲余其歲荒落其風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實沈

其候小滿在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
黃鐘焉建午之律陰繼於陽而賓之故謂之蕤賓其
管六寸四分其數五十七其日丙丁其月爲臯其歲
敦牂其風景風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
夏至在卦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鐘而上生大呂
焉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眾多故謂之函鐘其管六
寸其數五十四其日戊己其月爲且音祖其歲協合其
宿弧其次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在卦則坤之初
六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太簇焉建申之律陰潛賊
陽故謂之夷則其管五寸六分其數五十一其月爲

相其歲涒灘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尾其候處暑
在卦則乾之九五也故合於小呂而上生夾鐘焉建
酉之律南氣旋入故謂之南呂其管五寸三分寸之
一其數四十八其日庚辛其月爲壯其歲作噩其宿
蠲其次留其辰合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坤之六二
也故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律陽氣無餘故謂
之無射其管五寸一分其數四十五其月爲立其歲
閹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候霜降在卦則
乾之上九也故合於夾鐘而上生仲呂焉建亥之律
陰與陽交應故謂之應鐘其管四寸七分之五其數

四十三其月爲陽其歲大淵其宿璧其次室危其辰
合析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大蔭
而上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爻者爲六律本乎
坤爻者爲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則爲同位所以象
夫婦六同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間八
而生所以象八卦旋之爲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聲
不過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考五聲以五聲成八音以八音
成六舞以六舞大合樂用之大祭祀足以致鬼神示
用之大朝會足以和邦國用之教萬物足以諧萬民

用之大饗食足以安賓客用之待四夷足以說遠人
用之大蜡足以作動物觀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
鬼神示可知群后德讓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虞賓
在位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則
作動物可知此言大合樂樂神之樂也旋宮之樂降
神之樂也大司樂之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大
宰禮要小宰禮職亦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者禮器
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左傳曰如樂
之和無所不諧則和者有異而無乖諧者有徧而無
殊是和未至於諧也邦國則異而易乖故欲其和萬

民則眾而難徧故欲其諧禮以和諧爲用樂以和諧爲體均謂之和邦國諧萬民者其情同也大司馬之法以治邦國爲主故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而萬民不預焉大宗伯之禮樂以防萬民爲主故言合天地之化以諧萬民而邦國不預焉非特此也掌交和諸侯之好調人司萬民之難而諧之亦輔禮樂之不至爾

樂書卷四十終

樂書卷第四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
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
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

先王制六律六同之器以合六陰六陽之聲黃鍾太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函
鍾小呂夾鍾六陰聲也蓋日月所會之辰在天而右
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交錯貿見如表裏然故子
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
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
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正月
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
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
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

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
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
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
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故祀天神奏黃鐘
歌大呂祭地示奏太簇歌應鍾祀四望奏姑洗歌南
呂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享先妣奏夷則歌小呂享
先祖奏無射歌夾鍾無非以陰合陽以斗合辰而已
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罍師凡祭祀鼓其金奏
之樂然則以鐘鼓奏樂則編鐘在焉非不具六律六
同也其施於鬼神示者各有所主云爾凡六代之樂

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惡有不具律同之理哉言奏則堂下之樂言歌則堂上之樂春秋傳曰晉侯饗穆叔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縣又曰晉侯歌鐘二肆取半以賜魏絳則奏之與歌雖有堂上下之辨其實不離於六律六同也分律而序之自黃鐘以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以至夾鐘分舞而序之自雲門以至大武然先妣在先祖上則姜嫄也姜嫄特祀後世以爲祿神而序之先祖之上則先祖所自出故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樂記曰發諸聲音形諸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自形諸動靜言之謂之六舞自發諸聲音言之謂之六樂其實一也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觐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至於大司樂以雲門之樂祀天神非特昊天上帝也凡五帝日月星辰之類無不舉矣以咸池之樂祭地示非特社稷也凡五祀之類無不舉矣以大磬之樂祀四望非特五嶽也凡司中司命之類無不舉矣

以大夏之樂祭山川非特山林川澤也凡四方百物羣小祀之類無不舉矣大宗伯舉先王以見先妣先祖舉親以見尊也大司樂舉先妣先祖以見先王舉遠以見近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司服則別先公爲二合四望山川爲一與大司樂不同者王公之服有等降四望山川之服無同異非若樂之致詳故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

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先王之作樂合生氣之和著萬物之理而萬物莫不以類相同故呂夔奏蕭韶鳳凰爲之來儀師曠奏清角立鶴爲之率舞瓠巴鼓瑟六馬爲之仰秣伯牙鼓琴流魚爲之出聽然則當大蜡萬物索饗之時其六樂所致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不過如此今夫武樂六成文樂九成六樂則文武備矣必以六變爲言者豈非卽六代之樂各一

變而言歟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示不同者大司徒言物之所宜此言物之所致難易故也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

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爲宮人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圓覆爲體其宮之鐘不謂之夾而謂之圓與易乾爲圓同意爲其爲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爲德其宮之鐘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弘同意謂其方物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鐘稱黃與易黃中通理同意爲其爲死者所首之方也其樂

以中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圜鐘爲宮無射爲之合黃鐘爲角大呂爲之合大簇爲徵應鐘爲之合姑洗爲羽南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則降而爲四函鐘爲宮蕤賓爲之合大簇爲角應鐘爲之合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

經言人道而元亨利正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
又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爲道天法道其
數參而奇雖主乎三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
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
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
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
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著卦六爻
之數常相爲表裏著卦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
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
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

律分而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三宮所不該者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鐘爲首禮地示以函鐘爲首禮人鬼以黃鐘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之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止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

律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失非特此也復以黃鐘爲宮爲羽大呂爲二商大簇爲商爲徵圜鐘爲徵爲羽姑洗爲宮爲羽中呂爲宮爲商蕤賓爲徵爲角函鐘爲徵爲羽夷則爲羽爲角南呂爲徵爲商無射爲角爲商應鐘爲角爲羽抑又甚矣然天人之宮一以大簇爲徵者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爲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尅而已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

無商者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卿以審詩商爲大師之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大師必審之者爲避所尅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不用商同意夫豈爲祭尙柔而商堅剛也哉先儒言天宮不用中呂函鐘南呂無射人宮避函鐘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而謂天地之宮不用人宮之律人宮避之天地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鐘孰謂避天地之律邪

樂書卷四十一終

樂書卷第四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鼙鼓鼙鼗靈鼓靈鼗路鼓路鼗

鼓人掌敎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敎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則鼓之聲用莫先於此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書舜典下管鼗鼓

則鼗之爲器如鼓而小掌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眡
瞭則鼗之聲用未嘗不兆奏鼓矣蓋坎主朔易而其
音革則鼗鼓皆冬至之音堂下之樂也雷天聲也靈
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
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
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爲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
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其樂所以九變歟
鄭司農謂雷鼗六面則是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
兩面非也古之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以救日月亦天事故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毆之以

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振鐸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以田獵達窮與遽令亦人事故也其不同者特不用鼗耳月令修鞀鞀世紀帝嚳命倕作鞀鞀而與麻同小謂之鞀而與料同則鼗鞀一也先儒以鼓爲春分之音鞀爲震之氣是不可考坎音革之過也

孤竹之管絲竹之管陰竹之管

爾雅大管謂之箛中謂之篴小謂之篴蓋其狀如簾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書曰下管鼗鼓燕禮大射下管新宮記曰下而

管象則管之爲樂以利制爲用堂下之樂也女媧始爲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嚳又次箎展管則管爲樂器其來尙矣至周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之奇以禮天神孫竹之眾以禮地示陰竹之幽以禮人鬼各從其聲類故也管或作筥詩曰磬管將將是也或作琯傳稱曰白玉琯是也廣雅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豈以當時之制爲言歟

雲和之琴瑟空桑之琴瑟龍門之琴瑟

古者琴瑟之用必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

宜於圜丘奏之空桑陰地也其琴瑟宜於方澤奏之
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其琴瑟宜於宗廟奏之顓帝
生處空桑伊尹生於空桑禹鑿龍門皆以地名之則
雲和豈禹貢所謂雲土者歟瞽矇奏鼓琴瑟詩鹿鳴
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
大瑟朱絃達越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
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
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心者也然琴
則易良瑟則靜好一於尙宮而已未嘗不相須而用
故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揜越燕禮小臣左

何瑟而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皆不及琴者舉大故也後世高漸離之筑蒙恬之箏漢之琵琶篪晉之阮咸皆放琴瑟爲之非古制歟

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

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尙羽石尙角瓦絲尙宮匏竹尙議革木一聲凡三宮旣文之以五聲必播之以八音言鼓鼗舉革以見木也言管舉竹以見匏也言琴瑟舉絲以見

瓦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言奏之圜丘
方澤宗廟豈舉金以見石歟前言分樂以祀天神祭
地示有歌此旋樂以禮天神地示無歌小師大祀祭
大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何邪曰禮天神地
示無歌猶大神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
祭祀不興舞也天地不歌尊之也宗廟有歌親之也
然天祀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鬼享莫大於
禘祫作旋宮之樂以降神特施祭之大者故也天神
以雲門則天氣也地示以咸池法地澤也人鬼以九
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以舜以繼體而帝禹以繼體而

王皆足以承宗廟奉祭祀故也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聲本於日律本於辰故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蓋圜鐘卯位之律也而丁爲之幹故其樂六變函鐘未位之律也而已爲之幹故其樂八變黃鐘子位之律也而甲爲之幹故其樂九變天神以陽升卒有以降而禮之者六變之樂有以召之也地示以陰藏卒有以出而祀

之者八變之樂有以召之也人鬼域於陰陽之間而無不之卒有以接而禮之者九變之樂有以召之也成王制禮作樂而神祇祖考至於安樂之者本諸此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凡小祭祀小樂事鼓輦則大師小師所職無非樂事也大司樂則摠其凡而已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制縣士特縣辨其聲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則王之宮縣而已非中小

祭祀之樂也何以明之古者將祭散齋七日宿齋三日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也大祭祀宿縣則縣之於前期宿齋之時也惟樂不可以爲僞而縣之於宿齋之時其誠亦已至矣遂以聲展之則審一以定和亦所以達其誠歟展聲之展與展牲之展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爾雅曰展誠也由是觀之凡大祭祀宿縣而展其聲其達誠之意可知矣先儒謂大祭祀宿縣則中小祭祀亦與焉是不知中小祭祀非皆前期十日而遂戒也不然則宿縣展聲何以獨稱大祭祀乎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司樂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由是言之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夏禹樂也九德之歌得不爲九夏乎宗廟九變之樂必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豈非舜行天道以治人禹行人道以奉天而其樂有以相成歟九夏之樂以王夏爲首以明王道自禹

始故也王於尸爲尊必北面事之以其在廟門內則全於君故也乃若廟門外則疑於臣此王所以先尸也牲所以奉神而尸則象神而已此所以先牲也王也尸也牲也方宗廟祭祀之時其出入未始不均也王則中心無爲以守至正非有出入也其出入則以送尸與牲而已故王出入令奏王夏繼之以出入令奏舞夏牲出入令奏昭夏也大饗之禮有施之祭祀者有施之賓客者禮記郊血大饗不問卜此施之祭祀也大饗尙股脩大饗有四此施之賓客也是大饗之禮非特仁鬼神於幽亦所以仁賓客於明矣古人

之饗賓如承大祭其所異者特不入牲而已蓋饗鬼神在廟門內故君子必入牲而親殺之既祭饗賓則在廟門外其何入牲之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爲然蓋先王將祭擇士豫焉爲其行同能耦無以別也使射而擇之其射也有大禮焉故謂之大射射之爲禮有旌以詔之有鼓以節之有朴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軍旅之

事如斯而已故傳曰出則征誅入則揖讓其義一也
大射之樂王出入大司樂令鐘師奏王夏和大祭大
饗之儀明其大舞統也及射令奏騶虞明其樂仁而
殺以時也詔諸侯以弓矢舞明其舞士以觀其容也
大祭大饗帥國子而舞固大司樂之職也至於大射
之諸侯非大司樂所得專特以義詔之使舞而已天
子總干而舞所以樂尸諸侯執弓矢而舞所以樂王
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
射詢眾庶亦欲官備於天子故也大射記鐘人以鐘
鼓奏陔夏此奏王夏者奏王夏主王出入言之以鐘

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大射以鐘鼓奏陔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大司樂所令言饗不及燕言射不及賓奏騶虞不及狸首詔諸侯不及大夫者以大司樂司其大故也

樂書卷四十二終

樂書卷第四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樂師

大司樂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

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王日舉鼎十有二物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凡此王常食之食非大食之食也常食之食以樂侑之則大食以樂侑之可

必矣公食大夫禮三飯而後侑則以樂侑食猶儀禮以幣侑食也三宥之樂皆令奏鐘鼓則鐘鼓樂之盛也大食禮之盛也有盛禮必有盛樂以樂之非王者以大臨物安足享此禮成於三而樂亦如之故王大食則其禮具三宥則其樂備王者以樂侑食豈特樂吾一身爲哉乃所以樂天下也文王言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而荀卿有宥坐之器釋者以謂宥與侑同則知大司樂與膳夫不害字異而實同也春秋傳饗醴皆曰宥與此同意荀卿以三宥爲三臭誤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風謂之愷風天地之怒氣散焉故也王師大獻奏樂
謂之愷樂人之怒氣已焉故也昔晉文公敗楚於城
濮猶且振旅愷以入于晉況王者親征之師大獻功
于社乎奏愷樂有司之事也大司樂則令之而已令
之者尊奏之者卑凡言令者類皆如此古者作大事
動大眾必告社而後行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大
祀曰大師宜于社是也及其有功未必不獻焉大司
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是也鄭氏謂大獻捷于
祖趙商詰之不亦宜乎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憂之日短則去樂而已憂之日長則令弛縣焉凡日月食天變之見於象者也若春秋書日食二十六之類是已四鎮五嶽崩地變之見於形者也若春秋書沙鹿梁山崩之類是已大傀異裁人鬼之爲恠異者也與老子所謂其鬼不神者異矣大札若厲疫而死是也大災若齊大災是也凡人之大憂若國有大故是也大宗伯之職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禮之所哀則樂之所當弛也然則

膳夫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政則不舉司服大札大荒大災素服與此不同者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憂樂以天下其憂以天下也大則去樂小則弛縣及其極也又素服不舉焉素服則以喪禮處之飾乎其外而已不舉則減常膳徹樂縣豈特飾外而已哉故素服止於大荒大札大災而不舉又及於大喪大故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此言弛縣者弛則存而不用徹則屏而去之豈特不用乎弛縣與大夫徹縣異去樂與叔弓卒去樂同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昔顏淵問爲邦孔子對以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音
蓋樂聲有四慢則不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
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淫之不正爲邦以禮樂
爲急樂以放鄭聲爲先建國所禁之聲其序如此樂
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
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淫
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不
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得善必
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道
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之禮以毋不敬爲先周官論建

國之樂以禁四聲爲先

大喪泣廡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古者居喪以哀爲主而葬亦如之故哭則不歌哀則不樂人之常情也大喪泣廡樂器及葬而藏亦如之因人情爲之節文故也喪禮之於樂器泣之在大司樂帥之在大師而小師則與之而已大師不言樂器葬奉而藏之以笙師見之也

樂師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敎國子小舞

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所謂設庠序以化於

邑也國有學所謂立大學以教於國也蓋有王國有邦國學之政則王國而已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則成均者國學也建國之學政則邦國之學亦豫焉以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故諸侯必命之教然後爲學如此則政教一於天子國無異政家無殊習矣

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衰則辟踊樂則舞蹈則舞者蹈厲有節非若詩言其志歌詠其聲也一於動容而已帔舞封人鼓帔舞是也以大司樂見之也或言奉而藏之或皆不言則皆及

也羽舞籥師鼓羽籥之舞是也皇舞舞師以舞旱暵
是也旄舞旄人所教之舞是也干舞司干授舞器是
也人舞所謂手舞足蹈是也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
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又曰十有三年舞勺
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古之教國子以六舞而干舞
居一焉而干揚爲童子之舞則以干舞之類教國子
小舞不亦宜乎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皆先干戚後羽旄與樂師
之序不同者教人則先文後武故先羽旄與大司樂
教國子以六舞同意作樂則先武後文故先干戚與

夏書舞于羽于兩階同意言羽又言狄者內司服掌
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褱衣黼翟狄於衣爾雅謂
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黼揄狄於衣爾雅謂
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翟狄揄狄之
羽歟狄言體羽言用其實一也

樂書卷四十三終

樂書卷第四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樂師

敎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

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樂師敎樂之儀堂下行以肆夏門外趨以采薺車亦如之大馭凡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和鸞爲節記曰

和鸞中采薺是也車出以鐘鼓奏九夏然則教樂之儀或行或趨或環佩而拜如之何不以鐘鼓爲節乎禮曰升車有鸞和之聲行步有環佩之聲則環佩而拜其聲與鐘鼓之節相應固其理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由是觀之黃鐘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奏采薺也出撞陽鐘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易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之意也入撞陰鐘而陽應之是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此言

行以肆夏先於趨以采薺豈主出言之邪禮記趨以采薺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邪大戴禮言步中采薺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永至之樂爲行步之節豈倣古采薺肆夏之制歟采薺之詩雖不經見大致亦不過采蘩采蘋之類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古者君臣之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天子以備官爲節樂仁而殺以時也諸侯以時會爲節樂御而射以禮也大夫則樂

循法而已士則樂不失職而已射人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
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
三耦射三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
豢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
不同節亦異數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
志而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
之禍而國安矣其於觀盛德也何有記曰左射貍首
右射騶虞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爲事而
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

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庸非樂官
備之意乎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
射者必持弓矢審固奠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
之詩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惟逸詩有之曾孫
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
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
首之班兮執女手之卷兮豈狸首之歌邪狸首樂御
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以會之有時而然也儀
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以此歟
大夫士投壺之禮奏狸首亦大夫鄉射奏騶虞之意

也射士職也不言孤卿則以射人見之矣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

大宰政典居事典之先禮記祭統政行則事成冉子退朝之晏則事也孔子不謂之政曾子叔奉君命以弔滕則政也惠伯不謂之事是政者事之本上之所施以正人者也事者政之末下之所爲以治職者也故凡樂序事雖政之末而樂師掌之知所先後故也凡樂之政則事之本而樂師治之以掌國學之政故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左傳

曰國之大事在祀然則祭祀之禮無非事也以大祀爲大事則祭祀之小者小事而已祭祀之事雖大小不同其用樂一也故凡大祭祀宿縣大事之用樂者也凡國之小事令奏鐘鼓小事之用樂者也然則鐘鼓樂之盛亦用之小事可乎曰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雖用有等降要之以鐘鼓爲節無時而可廢

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禮以陳爲備樂以奏爲備故禮則告備而後行禮樂則樂成而後告備古者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於樂

成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所謂樂成告備也瞽則瞽矇之職而詔之使來舞則舞人之職而詔之使緩者樂師主以樂教非特知可陳之數又達難知之義焉所以詔瞽與舞非以事也以義而已然則詔舞使緩豈非訊疾以雅乎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以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徵令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所謂學士者學樂之士非國子則諸子也方祭祀之時樂師凡樂成告備詔來瞽臯舞則凡發諸聲音形諸動靜者亦已盡矣及徹又帥學士而歌徹令相豈詩所謂樂具入奏廢徹不遲之意

歟饗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爲節與夫相瞽之禮如祭祀之儀是待賓客如事神敬之至也然樂師所掌特饗而已大饗大食則有大司樂存焉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凡射禮卿大夫士三耦天子六耦車攻詩曰射夫旣同助我舉柴賓之初筵詩曰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與此所謂射夫者耦射之夫其智足以帥人者也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舞動其容雖天子必有執也必有帥也況射夫乎司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則燕射之夫其舞

率以樂師其執則以弓矢容必比禮節必比樂非特
內志正外體直而已又將見內順治外無敵而可以
觀盛德也詩曰鐘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
斯張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此大射之禮也籥舞笙歌
樂既和奏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人又酌彼康爵
以奏爾時此燕射之禮也射義曰古者諸侯射必先
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然則燕射樂師射夫以
弓矢舞則亦使之行君臣之義而已帥之而舞非特
樂師之於射夫爲然大司樂之於國子舞師之於祭
祀亦莫不在所帥焉詔之而舞者以義帥之而舞者

以身

樂出入令奏鐘鼓

樂固非有出入其出入則應彼而已故王出入則令以鐘鼓奏王夏尸出入則令以鐘鼓奏肆夏牲出入則令以鐘鼓奏昭夏鐘師凡樂師以鐘鼓奏九夏是也楚茨詩曰鼓鐘送尸言送以見逆又曰樂具入奏言入以見出記曰入門而金作出以雍蓋送尸者以樂之出入見於燕禮也出以徹歌入以金作是又享禮也禮之出入大致如此孰謂笙歌舞者及其器哉凡軍大獻敎愷歌遂倡之

泮水之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皇陶在泮獻
囚不告于詛在泮獻功凡軍大獻非特獻馘獻囚而
已功亦在所獻焉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則教
愷歌在樂師而遂倡之在學士凡軍大獻如此則其
大獻于祖得無所待乎樂師之教國子非特小舞也
凡形之爲樂儀聲之爲愷歌亦然記所謂樂師辨乎
聲詩此也若夫大司樂則并與樂德樂語樂舞而教
之豈特聲歌儀容小舞之末哉然言愷歌不足以該
樂言愷樂則歌在其中矣與鄉射奏騶虞又歌之同
意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器亦如之

凡喪陳樂器而不作與檀弓謂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謂之明器異矣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凡司伺末官探本大司樂所司猶至於末則凡樂之本無不舉矣樂官非能如大司樂并與本末而舉之僅能各探一器之本原一官之職而已雖謂之官可也凡樂官大有政令樂師不得而專也掌之而已小有治訟樂師得以專聽之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樂書卷四十四終

樂書卷第四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陽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胥 小胥

大胥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胥鼓南
言大胥則知胥小胥也言大胥贊小樂正則知小樂

正樂師也夏官諸子之職言國子之倅是知世子之類則國子也國子之倅則學士諸子也自其學樂事言之謂之學士自其爲倅言之謂之諸子其實一也大胥序樂師之後者以贊樂師故也小胥又序大胥之後者以贊大胥故也胥以養人爲義大胥以中士爲之小胥以下士爲之其養人也特贊相之而已與凡樂職之胥又異矣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

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夏小正亦曰丁亥萬
用入學由是觀之春夏舞秋冬重聲矣春入學釋菜
合舞則舉春以見夏必略夏而言春者以容貌達而
爲舞春則貌之時故也秋入學合聲則舉秋以見冬
必略冬而言秋者以聲音發而爲言秋則言之時故
也謂之合舞會六樂而舞也謂之合聲會六樂而吹
也若夫燕義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春合諸
樂以順陽義秋合諸射以順陰義則又因其有文武
之才而達之非爲言貌而發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六樂之會文武備矣文舞九成而在左舞武六成而在右行列得正而不愆所以正舞位也出象征誅入象揖遜先後有倫而不亂所以序出入舞也比樂官則比而聯之展樂器則陳而眡之樂師則凡樂官掌其故令聽其治訟非特比之而已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非特其器而已今夫農精於田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不可以爲器師然則爲樂師者豈精於樂者所能爲哉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祀非一故言凡以該之小祭祀

不興舞則知凡祭祀用樂豈其大而中者邪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其意亦何異此大胥之於樂舞非特郊廟爲然凡宮中之樂事亦序之而已樂師凡樂掌其序事則又不特宮中也序宮中之事與舍人平宮中之政異矣宮中之事士庶子學士之職也有宮正以掌其戒令糾禁有宮伯以掌其政令秩敘而大胥特序其樂事以鼓徵之而已

小胥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鬴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

其怠慢者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則掌學士之版籍鳴鼓而徵之者大胥之職也小胥則掌其徵令以比之而已比樂官者大胥也比學士者小胥也傳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故慢令者爲不敬進退不齊者爲怠慢不敬由中出而黷以罰之使中怠慢自外入而撻以刑之使肅王制曰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以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繼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亦此意也蓋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

諸然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以達士
降殺以兩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鄭伯約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絳以一八由是
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
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記所謂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
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以爲凡天子諸侯大夫之舞
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哉後世
禮樂交喪僭竊公行於天下故魯公初去八佾獻六
羽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
夫僭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先王之時巡舞

列以肅其慢爲哉然小胥巡舞列而已若夫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使之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是又大胥之職也然祭以懲怠慢爲先學以懲怠慢爲急故肆師之誅小胥之撻皆所不後也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先王之樂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故伶州鳩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肆均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

卽十二辰以正樂縣之位豈徒然哉凡以應聲律齊
量度數考中聲順天道而已蓋縣鐘十二爲二堵如
墻堵然二堵爲一肆春秋傳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
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
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
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豈
王宮縣歟春秋譏桓子請曲縣豈諸侯軒縣歟晉以
二肆之半賜魏絳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
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霽笙入磬南則縮
縣縣磬而已豈士特縣歟然則鄉射者鄉大夫詢眾

庶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眾庶
賓賢能非爲己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
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之大射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
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
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
東鼓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
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
三面皆鐘磬鑄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鑄特縣有磬而
無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

王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土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二八在一簾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爲一肆而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之制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詭哉

樂書卷四十五終

樂書卷第四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師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陰陽之數不過十二在天列而爲十二次在地位而

爲十二辰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同以象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六律陽也左旋以合陰六同陰也右轉以合陽故大司樂奏黃鐘祀天神歌大呂以合之奏大簇祭地示歌應鐘以合之奏姑洗祀四望歌南呂以合之奏蕤賓祭山川歌函鐘以合之奏夷則享先祖歌小呂以合之奏無射享先祖歌夾鐘以合之聖人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爲未足也文之以五聲使聲待是而和播之以八音使音待是而諧然則律同有不爲聲音之橐籥歟國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大

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
納賓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夷則所以
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令德示
民軌儀也大呂助宣氣也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仲呂
宣中氣也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南呂
贊陽秀也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
事也概見於此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
常以効法故止於三鐘三呂而已則鐘物所聚也呂
物所匹也夾鐘亦謂之園鐘以春主規言之函鐘亦
謂之林鐘主夏庇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

所成者事而已中呂亦謂之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而巳六律謂之六始始六陰也六呂謂之六間間六陽也亦謂之六同同六陽也律呂言其體始言其用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而論之皆述陽氣而通上下焉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某律特中央言律中黃鐘之宮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鐘五聲本於宮八音本於土以中央無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黃鐘之宮爲聲律之本量中黃鐘之宮亦此意歟

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

以六律爲之音

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黃鐘爲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敎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然則樂也者有不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大司樂之於國子則敎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敎六詩而已是尊者其治詳以大卑者其治略以小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鼙大

饗亦如之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
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大祭
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輦堂
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
歌之爲上堂上之樂眾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擊
拊堂下之樂眾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鼓輦舜之
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
而已蓋拊爲眾器之父鼓輦爲眾聲之君以拊爲父
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輦爲君凡樂待此

而作者有臣道焉記曰聲樂之象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詠其聲得不爲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小師之職其帥而歌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爲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舞達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

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賜魯也記禮者彼然而言之
豈爲知禮意哉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則歌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
者也然則歌之所詠豈特其聲哉凡以直已陳德而
已蓋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則王射而歌
射節雖在瞽矇其帥而歌者實大師役之也大司樂
大射令奏騶虞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射人王以
騶虞九節鐘師凡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
有節卽度數自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騶虞九節節

之數也樂師以騶虞爲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而令之在大司樂歌之在瞽矇而帥之在大師以大令小而奏之以鐘鼓堂下之事也以大師小而歌之以人聲堂上之事也王之大射堂上以人聲歌騶虞堂下以鐘鼓奏之則其聲足以合奏可審一而定和矣儀禮大射奏狸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意也今夫射以傷物爲事人之所斁也故有燕樂之事必射以所斁附所樂而習焉則人之從之也輕其歌射節不亦宜乎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聽軍聲有道執同律聽之之道也詔吉凶有道聽軍聲詔之之道也蓋聽商聲知戰勝而士強聽宮聲知軍和而士附其吉可得而詔也聽角聲知軍擾而心喪聽徵聲知將急而士勞聽羽聲知兵弱而威奪其凶可得而詔也古之人吉凶不待陣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不過如此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豈不信哉大師執同律以聽

軍聲主師出言之所以存豫戒之智也大司馬若師
有功左執律愷樂獻于社主師旋言之所以示愷樂
之仁也然周之出師有太史抱天時大卜正龜兆又
以同律詔吉凶則先王謹戎事重民命亦可謂至矣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而大師之禮用眾居一焉惟
行大師之禮用眾而大師始執同律聽軍聲而詔吉
凶然則軍禮之師有小於此又非大師所與也

大喪帥瞽而廞作匱諡凡國之瞽矇正焉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則諡爲特葬時制也曾子問曰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春秋
公羊謂讀誅制諡於南郊則制諡自誅始也然誅而
諡之古無有也周道然也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瞽
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凡國之
瞽矇皆正於大師以治樂政故統大師之職言之大
祭祀帥瞽登歌之類吉禮也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
而歌射節賓禮嘉禮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軍禮
也大喪帥瞽而廐凶禮也小師異於是語祭祀而不
及聽軍聲語喪饗而不及大射此大小隆殺之辨也
由是觀之大師小師雖主乎樂而五禮未嘗不在焉

大宗伯雖主乎禮而和樂未嘗不在焉

樂書卷四十六終

樂書卷第四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小師

瞽矇上

小師

小師掌敎鼓鼗祝敎塤簫管絃歌

大司樂以鼗鼓鼗鼗禮天神靈鼓靈鼗禮地示路鼓
路鼗禮人鬼則鼗於鼓爲小而其音革所以兆奏鼓
者也書曰合止祝敎詩曰鼗磬祝圉則祝以合之敎

以止之而其音木所以節眾樂者也塤則其形員其
音土樂之所待以和鳴者也簫管則其器細其音竹
樂之所待以備舉者也小師所以教堂下之樂如此
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小師所以教堂下之樂如
此樂記曰聖人作爲鼗鼓控揭壎箎此六者德音之
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然則
小師之教瞽矇止於鼗鼓柷敔塤簫管絃歌而不及
鐘磬竽箎與舞者不言竽箎以簫管見之不言鐘磬
瑟舞以弦歌見之小師所言不過聲音形器之末節
而舞又樂之極而樂成焉非小師所及也若夫大師

之敎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豈特末節而已哉

大祭祀登歌擊拊

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搏拊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旣謂之搏拊又謂之擊拊者拊之或擊或拊拊聲小大之辨書以擊石拊石爲磬聲小大之辨意亦如此荀卿曰縣

一鐘而尙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尙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爲眾樂之倡可知矣大祭祀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奏之而已

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道以無所因爲上以有所待爲下管之爲器有所待而聲發焉非若歌之出於人聲而無所因者也故管爲堂下之樂儀禮曰下管新宮是也堂下之樂以管爲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爲鼓鞀之尤小者也下管擊應鼓蓋言稱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

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鼓謂之應大祭
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爲備也大
師大祭祀擊拊鼓輦亦此意歟儀禮有司徹卒羹有
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
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室饋饌禮之終
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
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
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
師下管止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輦之
爲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

徹歌爲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帥及徹帥學士徹尊故也小師徹歌卑故也

大喪與廡

大師大喪帥瞽廡樂器作匱諡小師大喪與廡而已作匱諡又非所與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輶

大師所掌大祭祀大樂事而已凡小祭祀小樂事不與焉此小師大祭祀登歌所以與大師同小祭祀小樂事鼓輶所以與大師異也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

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大射有朔鼗應鼗有瞽之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爲棘則朔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棘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棘周禮有棘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異而實同也鄭氏以應棘朔爲三鼓未必然也鼓棘小師之職大師非不與也特令奏之而已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繼之以金錡和鼓以金鐃節鼓和鼓者鼓倡而和之節鼓者鼓行而節之陰始於和陽中於節小師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所謂節者以節聲音也所謂和者以和聲音也爾雅曰和樂謂之節徒吹謂之和其和節與小師同其所以爲和節異矣小師掌先王六樂五聲八音之節與其和者不過卽六樂聲音之自然以輔之而已傳曰舞所以節八音也記曰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故語聲音之節則凡所謂舞者舉矣語聲音之和則凡所謂鐘鼓者舉矣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至於聲音之節與和特其小者耳此所以掌之於小師歟大師凡大祭祀大饗大射大喪皆帥瞽小師不言帥何也曰序

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貳焉大夫以智帥人之大者士則事人而微故也樂師言帥大胥小胥不與焉豈樂師亦以大夫而大胥小胥亦以士邪

瞽矇

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弦歌

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瞶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之司視而掌火瞽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聽而鼓樂其使人也可謂器之矣傳曰黃帝使神瞽考中聲夏書曰瞽奏鼓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詩曰有瞽有瞽矇矇奏公國語曰矇矇修聲則瞽矇之職

自古以固然非特周也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雖有大小不同其播而不建一也小師掌教鼓鼗瞽矇眡瞭止於播鼗不及鼓則鼓爲樂之君而鼗特兆奏鼓而已鼓大而鼗小小師主以樂教而瞽矇則主鼓樂而非教樂者也豈小師總其大瞽矇專其小故邪然瞽矇非特掌播鼗而已抑又掌柷敔塤箎管焉故於鼗言播以別之

樂書卷四十七終

樂書卷第四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瞽矇

眡瞭

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世帝繫必以瞽矇掌之者以五帝不相汭樂故也琴瑟必以瞽矇鼓之者以其修身故也世奠繫故書爲世帝繫國語曰敎之世爲之昭明德是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春秋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大司樂以九德之歌爲禹樂然則九夏得不爲禹之
大夏乎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
音則德與詩者大師所教而歌不與焉掌其歌而役
於大師者惟瞽矇而已蓋大師役人者也瞽矇役於
人者也瞽矇役於大師正於小師是役之者有以帥
之故也正之者有以教之故也

眡矇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笙鐘之樂蓋鐘磬之應歌者爲頌鐘頌磬應笙者爲笙鐘笙磬記曰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彤彤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然則頌鐘頌磬雅琴頌琴之類豈非合雅頌之聲然邪頌磬與春秋傳歌鐘同意笙磬與詩笙磬同音同意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

哉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詩曰鼗磬祝圉蓋鼗
堂下之樂也磬堂上之樂也堂下之鼗播則堂上之
磬作矣故眡瞭以播鼗爲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
頌言鞀鼓淵淵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孟子曰存
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胷中正眸子瞭焉胷中不正眸
子眊焉火燎曰燎火之明也目瞭曰瞭目之明也眡
瞭之職以三百人爲率府史胥徒不與焉則其眡之
明其本非不同也所異者末流之派別而已故其明
雖與瞽矇異而瞽矇實賴之是以凡樂事又使之相
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此也樂

之事有大小言凡樂事則大小無不在所掌矣眡瞭
所掌如此非瞽矇所及也故止於修聲以役大師而
已

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小胥正樂縣之位所以辨名分大司樂大祭祀宿縣
所以備聲用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大師之職實職樂
縣而眡瞭特掌之而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之以
八音而鐘磬居二焉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其音
莫不協五聲其聲莫不協律同實在大師名在眡瞭
互備故也樂縣之制天子用宮其形圓諸侯用軒其

彤曲大祭祀宿縣天子之制也入門而縣興諸侯之制也後世禮廢樂壞諸侯僭天子者有矣大夫僭諸侯者有矣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諸侯之僭禮也春秋請曲縣大夫之僭禮也

大喪廡樂器大旅亦如之

爾雅曰旅眾也陳也師旅之旅非常陳也必待乎變故旅祭之旅亦非常陳也必待乎災故禹貢曰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皆以洪水爲災然後旅其神而祭之彼於山祭猶若是況國有變故而祭之其可不謂之乎掌次王大旅上帝張璠案設皇邸大宗

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龜人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上帝則共其金版由是觀之旅固有大小大則禮隆小則禮殺是大旅之禮莫若天帝之爲至也故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氍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所秉特兩圭有邸而已則其禮殺可知也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喪旅之禮也眡瞭大喪廡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廡其樂

器大旅則陳之喪旅之樂也眡瞭喪旅之樂一也故
言大旅亦如之笙師喪祭之樂大同而小異故樂器
於喪言廡於旅言陳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誅之豈以
其僭行之乎

賓射皆奏其鐘鼓

禮有五賓居一焉藝有六射居一焉因賓而射禮作
焉賓射之禮也因賓射而樂作焉賓射之樂也鐘師
凡射王奏騶虞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
如之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將

安能以中推此則賓射以眡瞭奏鐘鼓使夫與射之
賓循所奏之聲奠而後發發而不失正鵠而賢不肖
覩矣夫射有三大射也賓射也燕射也司徒於王共
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大夫共麋
侯皆設其鵠大射之侯也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已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
卿大夫一侯二正士豢侯二正賓射之侯也梓人張
五采之侯是已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燕射之侯也
梓人張獸侯以息燕是已大射有鵠猶賓射之有正

射飾其側猶賓射之有皮賓射側皮而中五采大射側中皆皮其側同其所異者中而已賓射之樂眡瞭奏之大射之樂大司樂令之燕射之樂樂師司之

鼙愷獻亦如之

鼙音戚

罍師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守鼙亦如之掌固曰夜王鼙以戒號鄭氏謂皆鼓之以鼗鼓然鼗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鼙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平旦五通爲發明三鼙之制大率若此鄭氏之說不亦昧乎樂志曰長丈二尺曰鼙鼓凡守備及役事鼓之

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矣鼓人不云乎鼙鼓鼓役事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皐鼓鼓之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蚤故以鼙鼓鼓之皐與鼙字殊而理一考工記鞀人以皐鼓春秋傳曰魯人之皐又曰皐下隰詩曰鶴鳴于九皐則皐爲下隰之地其土濕以緩故皐與鼙皆有緩意其名鼓不亦可乎大旅之祭比大喪爲輕故先言大喪而大旅亦如之鼙愷之樂比賓射爲輕故先言賓射而鼙愷獻亦如之然軍之警夜以鼙所以同憂戚者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者

也惟能同憂戚然後可與同和樂故愷樂獻于社而
眡瞭奏鐘鼓以樂之則人人孰不出死斷亡而愉哉

樂書卷四十八終

樂書卷第四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同

磬師

典同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
樂器

陽六爲律自黃鐘至無射陽聲也陰六爲同自大呂
至應鐘陰聲也陽聲左旋故始於子終於巳陰聲右

轉故始於丑終於卯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蓋
乾位西北氣覆而爲天眾陽之主也坤位東南形域
而爲地眾陰之主也然天雖爲眾陽之主而有陰焉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天所以有陰陽之聲也
地雖爲眾陰之主而有陽焉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此地所以有陰陽之聲也麗乎乾者於卦爲震爲
坎麗乎坤者於卦爲離爲兌震坎陽卦也然而多陰
離兌陰卦也然而多陽語其位則正四方之卦而已
此四方所以各有陰陽之聲也天地四方陰陽之聲
出於自然者也六律六同陰陽之聲出於人爲者也

節人爲之聲辨自然之聲而爲樂器此揚子所謂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者也道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耦而爲陰三生三則陰陽參和而爲冲氣三生萬物而樂器取具焉是雜比十有二聲而和之取中聲以爲樂器之意也易曰制器者尙象記曰聲樂之象也卽十有二聲以爲樂器得不爲制器尙象者乎典同所掌者器也大師所掌者聲也器異聲故言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則各有所合故言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歛達聲羸微

聲縮回聲衍侈聲柞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古者鳧氏爲鐘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皆有說焉故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角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所制有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弇之

過其聲一歸正緩之中和而已記曰樂者中和之紀
荀子曰樂之中和也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鐘左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然則樂器之尙中聲其已久矣古之制樂器始
於伊耆氏以葦爲籥以土爲鼓籥則三孔而中聲通
焉土則冲氣而中聲鍾焉由是推之辨十有二聲雜
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爲樂器豈不信哉周景王將
鋪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非之失是故也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
量

昔黃帝命伶倫斷竹制十有二律命營援鑄金作十有二鐘故爲樂器莫不以律爲之數度以鐘爲之齊量故言十有二律則知聲之爲鐘言十有二聲則知律之爲管樂記先王作樂而言稽之度數考工記巢氏爲量而言聲中黃鐘之宮蓋本諸此別而言之律與同異合而言之同亦律而已此所以又有十二律之說也不言十有二鐘而言聲者鐘於八音爲金金於五行爲言秋言之時聲所自出此所以言聲以見鐘也

凡和樂亦如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先王作樂以形而上者之道寓之形而下者之器雖未數度而不離於數度雖非齊量而不離於齊量其爲數度也卽十有二律而已其爲齊量也卽十有二聲而已非特樂器爲然凡以鐘律和樂亦如之書所謂律和聲者此也先儒謂調其故器豈其然乎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上工磨石出玉琨瑤篠簜齒革羽毛而樂器備矣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由此觀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爲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鐘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

音然則樂器雖多其能外乎八物哉大師於樂器言播亦播八音之意也伶州鳩曰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尙羽石尙角推此可類舉矣

磬師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

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人爲磬尙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尙聲以盡意而已故舜命夔典樂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其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於方有西有北於時有秋有冬於物有金

有玉以分有貴賤以位有上下而親疏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謂其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閭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故有至於此則磬之尙聲可知矣書之言球必以鳴先之者亦此意歟磬師所掌不過敎眡瞭擊之而已眡瞭言掌擊笙磬頌磬則鐘舉矣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則鐘磬皆在所編也於鐘言編則磬舉矣鐘磬常相待以爲用國語曰金石以動之是也有編者

必有不編者存焉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特則離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鐘可知矣荀卿言縣一鐘戴禮言縣一磬言特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矣爾雅曰大磬謂之磬大鐘謂之鏞豈特縣者乎磬師於磬言擊舉特縣以見其編者也於鐘言編舉編縣以見特縣者也鐘之特縣有鐘師掌之其不言宜矣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古之制也後世加以四清而先儒有編縣二八之說不亦悞乎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豈亦周之樂師歟

孔子擊磬於衛而荷蕢者謂其有心是不知孔子擊
磬於衛欲其辨父子君臣之名而正之非有心於爲
已故也

樂書卷四十九終

樂書卷第五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磬師

鐘師

磬師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縵之爲樂操之而敬縱之而慢在始學者爲易習白比朝祭爲尤慢雜聲之和樂者也凡祭祀用焉非大祭祀之時也儀禮燕禮

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蓋人君之於天下其智足以知避就知出入則可以樂矣嚮明以治體天道在南方之時出而與萬物相見者也嚮晦入燕息體天道在北方之時入而與萬物相辨者也入而與物辨則無爲也以飲食燕樂而已燕樂之樂雖施於賓客凡房中亦用焉磬師雖非主教縵樂燕樂然其鐘磬而磬師實豫教之關雎之詩曰樂得淑女琴瑟友之繼之以樂得淑女鐘鼓樂之豈古房中之樂邪房中之樂未嘗不用鐘磬而鄭氏以爲不用焉是不考磬師之過也

凡祭祀奏縵樂

人之於樂有奏者有奏之者磬師凡祭祀以鐘磬奏
縵樂非奏者也奏之者而已磬師以鐘鼓奏縵樂而
鐘師又以鐘鼓鼓之者凡作樂皆曰鼓所以鼓柷謂
之止所以鼓敔謂之鼗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
蹇以至鼓琴鼓瑟鼓簧鼓缶皆以鼓爲則縵樂謂之
鼓不亦可乎

鐘師

鐘師掌金奏

樂記曰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左傳

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樛則和於物爾雅
曰大鐘謂之鏞其中 謂之剽小者謂之棧蓋鐘

之爲器於物爲金於方爲西秋分之音也其輕重有
齊多寡有量小大有宜聲音有適先王以鳧氏爲之
鐘師掌之奏之以爲樂節而已鐘師掌金奏而不及
金奏之鼓鐸師掌金奏之鼓而不及四金之音聲有
鼓人之職存焉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府史胥
徒皆在所統謂之鐘師不亦宜乎鐘以止聚爲義先
儒謂鐘之爲言動也疎矣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祓夏驚夏

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驚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常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每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曷嘗不先患慮患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爲之君九夏之樂而王夏爲

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卻而外之之也客而納之係而屬之安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於黜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

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
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致精明之德可
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之侍王內朝以
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族之道不過是
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旣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於樂
未嘗不以戒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戒夏大射公入
驚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
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免乎於身矣
是故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驚示戒焉故公出入奏

驚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祓驚者以交爲文故也若然尙何壞之有乎詩言鐘鼓旣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豳頌矣國語曰金奏肆夏禮器曰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郊特牲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又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玉藻言君子佩玉行以肆夏春秋襄四年晉侯享穆叔奏肆夏燕禮奏肆夏由此觀之夏之樂天子用之於祭則送逆尸用之於享則逮元侯其施於身則行步登車佩玉而已以其所以施於身者行於祭享之間蓋重禮也

諸侯謹度於王有臣道焉制節於國有君道焉故燕
禮與賓入門而奏肆夏以有君道也兩君相見奏肆
夏可也若夫以君而享臣爲臣而用之豈先王之禮
哉此晉侯以享穆叔春秋所以譏之趙文子奏於家
郊特牲所以非之也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以爲鐘其
聲尙角上工磨石以爲磬其聲尙羽故磬師掌敎擊
磬未嘗不及鼓要之磬師以磬爲主故以磬先鐘鐘
師以鐘爲主故以鐘先鼓然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
後鐘而應之故虞師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爲先笙鏞
次之商詩以置我鞀鼓爲先庸鼓次之周詩以鼗鼓

爲先惟鏞次之是故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
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鐘從之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
而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以爲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
爲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耘吾無以見聖人矣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禮記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食饗之禮所以仁
賓客也又曰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蓋先王之交鬼神
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

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
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爲主有鄉之之意亦所
以致敬也食以食爲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
燕之爲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
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旣飲食之又實幣帛以
爲之率舞瓠巴鼓瑟而六馬爲之仰秣伯牙鼓琴而
流魚出聽周作六樂而六物自致然則夔奏簫韶而
鳳凰來儀因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不過如此大司樂言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然則簫韶九成而舞可類舉矣韶樂九成武樂六成

何也曰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二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成之符也韶又作磬者經曰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大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之上聲所以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之左音所以紹八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

鳳凰來儀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智其

情悲其類爲介有龜蛇之象也交於南嘉會之時也
其性禮其情樂其類爲羽有鳳凰之象也凡鳥以翼
右掩左爲雄以翼左掩右爲雌故桃蟲鷦而其雌鵯
鷗鳳而其雌皇蓋鳳凰之爲物其羽可用爲儀所以
爲禮其鳴中律呂所以爲樂至於其羽若干其聲若
簫韶之爲樂雖作於治定制禮之後亦所以象鳳凰
聲形而已鳳陽物也動而唱始凰陰物也靜而和終
其羽雖皆可用爲儀其來亦未嘗不以匹也故天下
治則以匹而見天下亂則以匹而隱人君以仁治天
下法度彰禮樂著則鳳凰爲之應亦各從其類也舜

襲堯爵行堯道法度固已彰禮樂固已著則其作樂
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
凡祭祀饗食如之何不奏燕樂乎以儀禮考之食有
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燕亦如之又大
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食之禮既同則
其樂亦不嫌於同矣以鐘鼓奏九夏則奏燕樂以鐘
鼓亦可類舉矣鐘陰聲也在天則陰陽和然後萬物
得在樂則鐘鼓應然後八音諧故獨鐘不能以和聲
獨鼓不能以成樂是以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
人掌六鼓必以四金和之然則於論鼓鐘其義豈不

深且遠哉凡祭祀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祭義曰禘
有樂而嘗無樂是也凡饗食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
郊特牲曰饗有樂而食無樂是也周制四時之祭有
祠而無禘其食又以樂侑之則禘饗有樂而食嘗無
樂非周制也奏樂先祭祀後饗食者禮莫重於祭故
也

樂書卷五十終

樂書卷第五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鐘師

笙師

搏師

鐘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
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
飲禮燕禮行而君臣之義明矣鄉飲禮行而長幼之

序明矣故凡射上自王侯下逮卿士莫不各有所奏焉大射之禮鐘人以鐘鼓奏陔夏鄉射以鼓奏陔夏諸侯尊以鐘鼓奏之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蓋自王達於士其奏射樂宜皆以鐘鼓爲節不然九夏之樂安得並以鐘鼓之乎眡瞭賓射奏其鐘鼓是也然王道成於騶虞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蘋大夫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王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

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樂乎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掌鼙鼓纓樂

古者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旅帥於將帥爲卑其執鼙鼓其鼓之卑者歟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蓋本諸此考之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

先儒以應爲鼙則鼙與鼓比建而鼙常在左矣鐘師鼓縵樂而擊鼙以和之蓋縵樂於朝祭爲慢鼙於眾鼓爲卑以鼙鼓和縵樂夫是之謂稱

笙師

笙師掌教敎竽笙塤簫簞篴篳篥

古者造笙以匏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竽之爲器三十六簧是皆美在其中而宮聲出焉塤之爲器平底六孔內虛而上銳其音土其形員而天地冲氣存焉以至三孔之簫二十三管之簞八孔之篴五孔之篳篥併吹之管無非道中聲

也故笙師掌而歛之此言歛笙詩言吹笙鼓簧者歛以龠爲主而貴中聲吹以口爲主而尙人氣故也

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祓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故笙師教之必先歛竽笙塤箛簫簞者所以作之也繼之春牘應雅者所以節之也曲禮曰春不相樂記曰治亂以相言牘應雅則知春之爲相於相言春則知牘應雅無非春也牘猶簡牘之牘殺其聲而使小者也應猶鷹之應物同其聲而應之也雅猶佳而且順放淫邪而正之也笙師之教祓樂有春以相之牘以殺之應以應之雅

以正之確乎鄭衛不能亂也儀禮鄉飲賓出奏陔鄉射賓興奏陔燕禮大射賓醉奏陔先儒以陔爲祓則陔祓字殊而義一其示戒一也九夏以此終而行禮亦至是終焉豈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天子會諸侯卿大夫士之射必飾以禮樂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禮故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鄉射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而歌笙間不與焉鄉飲

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燕禮笙入立于縣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卽是推之燕射之禮均用鐘笙之樂則祭祀與饗用之亦可類見矣凡祭祀饗射與燕而笙師共鐘笙之樂者蓋笙師總而合於上府史胥徒之類共供之於下儀禮所謂笙一人豈笙師歟所謂眾笙豈府史胥徒之類歟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和非笙無以倡始笙非和無以成聲笙必入于縣中者以有鐘磬之縣而笙獨處中與之相應故也磬師有笙磬之樂笙師有鐘笙

之樂相與聯事合治故也後世以笙竽篳篥和笙爲三笙失之遠矣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笙師之於樂器大喪則廞之而不作以不聽樂故也及葬奉而藏之以葬也者藏故也大旅則陳之饌處而已不必泣縣故也

鑄師

鑄師掌金奉之鼓

周人名官多以小見大故鑄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鑄師猶守廟祧謂之守祧典同律謂之典同也今夫細

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無鐘甚大有鎛鳴其細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鎛大鈞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則鎛小鐘也晉語左氏鄭伯嘉納魯之寶鎛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鎛韋昭杜預皆以爲小鐘言歌鐘及其鎛則鎛小鐘大可知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鎛師掌金奏則小鐘也鄭康成曰鎛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爾雅大鐘謂之鏞鏞亦名鎛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鎛鎛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蓋有金而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晉

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鑄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

樂書卷五十一終

樂書卷第五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鑄師

錡師

旄人

鑄師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乾之爲卦位乎西北之維而於物爲金玉金陰精之
純而直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終殺先王鑄之
以爲鐘玉陽精之純而直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

以長而無殺先王憂之以爲磬古之作樂磬常後於鐘而鐘又大於鐃鐘鐃皆以金爲之而其磬未始不相應均謂之金奏可也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爾雅曰大鐘謂之鐃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凡樂象成以民功爲大大謂之鐃以其能考大功故也小謂之棧以其聲淺且柞故也大而不鐃小而不棧其聲輕疾而以剽名之與楚人以相輕爲僇同意大射禮鐘

先而鐃後則先大後小鐘鐃處磬鼓之間則聲常與磬鼓相應故鐘師奏九夏眡瞭掌播鼗擊磬未嘗不以鐘鼓況鐃師掌金奏之樂而不以鼓乎由是觀之鐘鼓之於樂猶君之於國父之於家也一國之事必本之君一家之事必本之父然則凡樂事必本鐘鼓可知矣鐘師言凡祭祀饗食而不及賓射者以鐘師奏九夏未嘗不及賓凡射奏騶虞之類未嘗不及射故也鐃師言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而不及燕者燕禮之縣有鐘磬而無鐃故也考之序官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鐃

師則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是鐘之爲器重以大其官屬不得不多鑄之爲器輕以小其官屬不得不少也抑又鑄者迫也而其字從薄迫則其量小薄則其舉輕則鑄爲小鐘明矣昔黃帝鑄十有二鑄加五音以詔英韶後周亦以十二鑄相生擊之聲韻克諧則鑄鐘之小者蓋編縣之器非特縣者也先儒以之爲特縣豈誤以爲大鐘耶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古者行軍止則以軍爲營衛動則以之勝敵固足以包軍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取之六鄉大國取

之三鄉以至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要皆取足包敵而
已軍大獻奏愷樂而言凡者非兼侯國之軍特天子
之制也凡爲王敵所愷者獻功於王而王使獻之於
社則歸功於神而已謂之大獻與苟有所獻者異矣
軍大獻獻者之職也使鎛師鼓其愷樂受獻者之事
也

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

天以日月爲晦明日月以晝夜爲分晝日出爲晝而
於卦爲晉日入爲夜而於卦爲明夷序卦曰明夷傷
也傷之者至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乎鼓人凡軍旅

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眡瞭賓射皆奏其鐘鼓鼙愷獻亦如之凡軍之夜三鼙鑄師皆以金奏之鼓鼓之然則備守之鼙雖非施於夜其鼓金奏之鼓亦視諸此眡瞭先鼙後愷以其能與同憂然後可與同樂也鑄師先愷後鼙以其雖主於獻功其樂又不可忘守戒之備也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鑄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之吉禮鼓其金奏之樂則大喪之凶禮廡其樂器其奉而藏之亦不過金奏之器也吉凶之禮雖異而其樂器固未嘗異所異者特

奉與廡而已

韎師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一之爲數道之所生德之所由以成故藏之內則一陽伏而爲朱達之上則一陽升而爲赤古人舞者朱干以舞大武則赤韎以舞不過武事而已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左傳謂韎韐之跗注凡兵事韐弁服而以韎韐之服作六師則韎師所教之舞爲武事信矣豈特舞東夷之樂而已哉朱干以象德之本赤韎以象德之末樂至於舞則所樂之極樂之大成者也

非豐光盛大之時不足以講此故舞雖蹈厲有節要之不出乎動德之容而已故本德之舞教之於大司樂末德之舞教之於韎師豈非本在上末在下之意邪韎師之於韎樂非特以言教之也至於祭祀大饗又以身帥其屬而舞之蓋韎師下士二人舞十有二人以二下士帥十有二人而舞則兩佾而已其爲末德之舞又可知矣鄭康成謂如韎韐之韎則是鄭司農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爲喋莖著之喋皆臆論也

旄人

旄人掌敎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樂師以六舞敎國子之小舞旄舞居一焉昔葛天氏
之樂三人操犛牛尾而歌八闋旣操之以歌未有不
操之以舞矣旄牛之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猶旌旗注
犛牛之尾卿士所設以標識者也散樂非在官之樂
也夷樂非華夏之樂也旄人之職非特敎舞樂而已
凡四方以舞而仕者莫不在所屬焉故旄人下士四
人而舞者眾寡無數凡此特屬之而已未必皆在所
敎也古者有常產之民有間民之民在官之樂猶常
產之民也散樂猶間民也散樂猶敎之則敎無微而

不舉夷樂猶教之則教無遠而不逮夫以散樂之微
內自華夏外逮四裔而樂教皆行乎其中夷夏有不
爲一家中國有不爲一人乎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者鐘師也凡祭祀賓客舞燕樂
者旄人也奏之則發之聲音舞之則形之動靜性術
之變盡於此矣

樂書卷五十二終

樂書卷第五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籥師

籥章

鞀鞀氏

籥師

籥師掌敎國子舞羽敎籥

明堂位曰蕢桴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春分之音也三孔則冲氣出焉春分則陰陽中焉此律呂之所由生也始

乎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之祭是已成乎竹周人以之
敎陔樂是已詩之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賓之
初筵曰籥舞笙鼓樂旣和奏鼓鐘曰以雅以南以籥
不僭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
曰去其有聲者存其無聲者以是考之籥之爲樂笙
鼓資之然後和奏雅南資之然後不僭一要宿於中
聲而已聲之所謂文者如此羽之爲物物得之以自
飾人得之以飾物舞者執籥於左而敎之秉羽於右
而舞之其容一應乎聲而已容之所謂文者如此籥
師掌敎國子有在於是豈非上以贊大司樂之敎大

舞下以成樂師之敎小舞邪爾雅曰大者謂之產中
謂之仲小謂之葯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
爲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
不至於大約此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籥
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籥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
出乎中聲而廣雅有籥七孔謂之笛之說豈傳會七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廬其樂器奉而藏之

太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統而言之賓客皆以禮待之分而言之以禮待賓

以儀待客則賓尊而客卑矣敵主者賓也休戚利害同焉承主者客也休戚利害異焉大宗伯以饗燕之禮待四方之賓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別之則賓客饗食未嘗或同合之則賓客若饗食之人饗食者賓客之禮未嘗不會而爲一也蓋王之於諸侯有主道焉諸侯臣之於王有客道焉所謂賓者不過諸侯爾故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舉而諸男如之則諸侯之臣亦可類見矣祭祀賓客饗食之禮如此則所鼓之樂亦可知矣古之

舞者未嘗不節之以鼓詩曰籥舞笙鼓又曰鼓咽咽
醉言舞鼓其羽籥之舞則執其羽籥習其俯仰屈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夫然
以事鬼神而祭祀以待賓客而饗食而籥師能之則
其職業修舉可知然籥師鼓羽籥之舞則文舞而已
干戚之武舞不與焉者以掌籥爲主故也司干掌舞
器則武舞而已羽籥之文舞不與焉者以掌干爲主
故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仲尼
燕居曰夏籥序興則夏籥者用夏翟以爲籥舞也周

之時皆以籥羽舞文樂而文王世子使籥師學戈豈
夏商之制歟

籥章

籥章掌土鼓圜籥

土之爲行天五其生數也地十其成數也水之爲行
天一其生數也地六其成數也土成於地十則足以
勝水使地十反於天一有復本反始之意也禮運曰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
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蕢
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蜡蜡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土爰稼穡而黍土產也坎爲豕而豚水畜也燔黍以爲飲捭豚以爲食雖曰禮之初始於此然亦卽此而作樂焉則樂亦始於此矣蜡祭之禮蕢桴土鼓葦籥之樂皆起於伊耆氏彼其爲索饗之祭亦因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之時行報本反始之禮焉然則籥章用土鼓豳籥以致報本反始之義亦祖述乎此也且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周家王業本始於后稷後世因之以行禮蓋有由始也杜子春以土鼓爲瓦鼓而以苹飾之是

不知伊耆氏之世未有范金合土之制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

中春晝擊土鼓鬸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鬸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鬸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風雅頌合而爲詩成而爲章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籥者中聲之所出也土者中聲之質存焉籥章所歌者豳詩所擊者土鼓所鬸者豳籥以之逆暑迎寒必本中春晝中秋夜祈年祭蜡必鬸豳雅豳頌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

之鼓歛之中聲之簫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
順者中氣無往不爲中和之紀矣今夫豳雅豳頌之
名雖存其辭與義亡之久矣鄭康成自七月流火九
月授衣至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爲豳風自七月
流火八月萑葦至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爲豳雅自七
月食瓜八月斷壺至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爲豳頌固
哉鄭氏之爲詩也然則雅頌天子之詩也豳可得而
有乎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
季以天子之禮故文武之功實起於后稷旣追王以
天子之禮亦必追以天子之樂其用天子之詩不亦

樂書卷五十三
宜乎暑言逆主之也寒言迎客之也

鞀鞀氏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鬸而歌之燕亦如之

王者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東夷之樂曰昧持矛以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以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以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以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四夷之樂也東夷之舞緩弱而淫褻南夷之舞蹻迅而促速西夷之舞急轉而不節北夷

之舞沈壯而不揚四夷之舞也四夷樂舞如之則聲
歌可知其不言舞者以韎師旄人見之也先王之於
夷樂雖有所不廢然夷不可亂華哇不可亂雅蓋亦
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此夾谷之會齊人奏之孔
子所以却之歟然夷樂必使鞮鞻氏掌之何也由先
王制推之披髮文身爲東夷雕題交趾爲南夷衣羽
毛爲北夷至於西夷則披髮衣皮而謂西方曰狄鞮
則鞮鞻氏以衣皮名官也鞮則去毛以爲革有去彼
適我之意而所履者有是而無非矣揚雄所謂東鞮
亦是意也匈奴謂漢曰若鞮豈知禮義者之言乎土

婁之塿婁土而聚之木婁之樓婁木而構之然則革之鞮豈非婁革而爲之乎由是觀之鞮鞻蓋四夷所履也記禮者以之名方周禮以之名官非特所履爲然韎師以所服名之旄人以所執名之是夷人之樂不可得而詳所得而知者不過是三者而已明堂位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今夫四夷之樂惟天子得用之豈魯以蕞爾之國亦得用之乎以爲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功用之於太廟可也以爲廣魯於天下是啟魯公僭亂之心非達禮者之言也竊意魯之俗儒溢美其國張大其言以欺惑

後世歟旄人言人韞韞言氏又何也曰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稱氏凡微者皆稱人微者稱人如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齊人衛人伐鄭之類是也若夫稱氏其所配固不一矣姜氏子氏以氏配姓李氏臧氏以氏配族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善以氏配親言告師氏以氏配尊旄人稱人微者故也韞韞稱氏非繼世也別旄人韞師而已

卷五十三終

樂書卷第五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庸器 司干 太祝 司巫 女巫

典庸器

原闕上
半段

虞由是推之筍虞之制非特商周有之自夏后氏已
然也鬻子曰大禹銘於筍虞敎寡人以道者擊鼓敎
以義者擊鐘敎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
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
古者祭祀設筍虞以顯先王之業陳庸器以昭先王
之功饗食賓射亦然君子敬則用祭器之意也典庸
器之於庸器無事以藏之爲善有事以陳之爲貴其於
筍虞也吉事設之以飾喜凶事廢之以飾哀筍亦爲

簋者竹生於東南故也虞亦爲虞者樂出虛故也

司干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旣陳則授舞器旣舞則受之賓食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先王因象以制器由器以明象則聖人制作之意豈徒然哉周頌維清奏象舞則舞器雖於樂爲末亦未嘗不尙象而爲之也故文舞以象德武舞以象功形異必異名分異必異守凡爲器皆然况文武之舞乎司干掌舞器者也祭祀賓饗之際舞者旣陳則以器授之旣舞則受而藏之此

吉禮所以異於凶也大喪則窆之既葬則奉而藏之
此凶禮所以異於吉也諸子凡樂授舞器主敎國子
之倅言之與凡舞者旣陳異矣司兵司干盾祭祀授
舞者兵不言受之以司干見之也凡稱樂器聲音之
器也凡稱樂器形容之器也聲音之器以十有二律
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形容之器以干戚
飾其武以羽籥飾其文書曰舞干羽于兩階郊特牲
曰朱干戚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
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君執干戚就舞
位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曰朱干玉戚以

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詩曰日之方中公庭萬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干戚武舞之器羽籥文舞之器而器豈武哉然武舞之器干飾以朱所以象事戚飾以玉所以象德或以干配戚記所謂干戚以舞之是也或以干配戈記所謂春夏學干戈是也或以干配揚記所謂弦歌干揚是也然干之爲器所以自衛非所以伐人也武舞以自衛爲主此鼓人舞師所以先兵舞君舞所以重摠干名官所以用司干也言武舞之器如此則文舞之器亦可知矣故舞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四夷以旄無非文舞之器也或以

羽配旄記所謂飾以羽旄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
旄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文舞
陽也陽主聲武舞陰也陰主形干則形也武舞莫先
焉籥則聲也文舞莫先焉此鼓羽籥之舞所以名官
以籥師也於文舞言裼則武舞必襲矣於武舞言晁
則文舞必弁矣武舞言萬舞則文舞不必萬人矣文
舞言八佾則武舞可知矣公羊言八佾舞大武可也
以朱干玉戚爲舞大夏不亦誤乎

大祝

大祝隋疊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皋舞

大司樂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大饗不
入牲其佗如祭祀蓋祭祀逆牲逆尸之時令奏肆夏
昭夏在大司樂其令以鐘鼓奏之者大祀而已彤弓
之詩天子所以饗諸侯者也始言鐘鼓既設一朝饗
之繼言鐘鼓既設一朝右之祭饗之禮均令以鐘鼓
繼之右亦如之豈饗而右之邪與享右祭祀之右同
意先儒以右當爲侑未必然也

司巫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昔湯有七年之旱設爲雩祭以禱之曰政不節歟使

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由是知雨雩之祭爲大旱而設號嗟而請之者歟爾雅曰舞號雩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直其然乎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女巫無數而舞之凡以達陰中之陽使雲徂而雨作矣雖然非以爲得求焉與民同憂以文之故也穀梁以得雨爲雩不得爲旱與杜預以雩爲遠誤矣春秋上下二百四十年間書大旱二書大雩十有九何大旱少而雩多邪今夫國大旱然後雩則春秋書雩多非大旱而爲之抑又僭天子之禮而行之也其稱大譏其僭也

與書大事于太廟同意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
旱則其爲旱亦小矣小旱則小祝寧之而已不必帥
巫而舞也帥巫而舞其爲大旱可知矣若夫穆公素
不有憂民之心迨天不雨然後欲暴愚婦之巫而望
之毋乃已疏乎記曰雩禱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禱
論語舞雩於春服旣成然則雩祭或春或秋遇旱而
爲之非有常時也左氏必以爲龍見而雩過則書之
月令以大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仲夏龍
見之時非常旱之月也趙氏言凡祈澤曰雩則是稱
大國徧雩也勤民之祀也故誌之毋乃已失乎爾雅

蟬螻虹也蜺爲挈貳蟬螻謂之雩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貳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霓陰物也陰陽和而旣雨則雲散而霓見矣雲則有氣可望霓則有形可望此大旱民所以望之也蟬螻陽物也陽亢而旱暵至矣舞雩之時也因以名之不亦可乎

女巫

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陰陽和則爲雨陽旣亢矣陰莫能干之則爲旱陽爲難矣陰莫能制之則爲暵暵雖爲旱甚非太甚者也

猶未爲大旱焉中谷有蓷之詩言暵其乾矣繼之暵其修矣終之暵其濕矣旱暵之謂也雲漢之詩言旱旣太甚蘊隆蟲蟲繼之則不可推則不可沮終之黽勉畏去散無友紀大旱之謂也大旱則司巫帥羣女巫巫而舞之旱暵則不必帥之特女巫舞之而已舞師掌敎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蓋歌以致神哭以祈哀風陽物也皇陰物也旱暵之禮以皇舞之亦助達陰中之陽之意也魯以南門爲雲門董仲舒有閉南門之說是皆溺於陰陽者流非經意也

樂書卷五十四終

樂書卷第五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夏官

大司馬 掌固 射人 諸子

大僕 司戈盾 大馭

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中春敎振旅辨鼓鐸鐺鐺之用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
鐺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鐺以敎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之節

鼓鐸鐃以節行也故於振旅辨之王執路鼓軍事
非王所執也以道御眾而已諸侯執賁鼓則執事焉
軍將執晉鼓則將之事有進而已師帥執提則鄭氏
以爲鼓之有柄者然無所經見旅帥執鼙則卑故也
卒長執鐃以止鼓也兩司馬執鐸以通鼓也公司馬
執鐃以節鼓也鼓陽也故尊者執之金陰也故卑者
執之止鼓則與陽更用事馬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
則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蓋大司馬之職
中春敎振旅中夏敎茭舍中秋敎治兵中冬敎大閱

自王侯至於旅帥所執異鼓自卒長至於公司馬所執異金尊卑莫不有辨進止莫有不節教成於四時之田功收於四時之戰則兵常寓於農戰常寓於獵以守則固以征則強而常適中焉由此其本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夜戰多大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豈非師之耳目在吾鼓旗邪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厭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若師有功左執律示居

而不用之意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若師不功厭而奉主車示悲哀而泣之之意由是觀之先王之於兵不得已而用之夫豈樂於殺人爲哉

掌固

掌固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鼙以號戒

古者軍法立則三表車則三發徒則三刺令則三鼓戒則三闕然則掌固掌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凡守者受法焉晝三巡之夜亦如之三鼙以號戒者皆推用兵之法而爲之以守則固以征則克其致一也

射人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豢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

天子諸侯尙威孤卿大夫尙才士尙志威以服猛爲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大射之侯以之才以除害爲職而麋害穀者也故大夫大射之侯以之士以有志四方爲能以勝夷狄之守爲善而豢胡犬也

故士賓射之侯以之然燕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麋大夫升以虎豹士用鹿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祭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夫隆其才然後能衛上大夫隆其才以至於威士隆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爲禮所以異大射賓射者嚴分守也天子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鄭康成謂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司裘諸侯大射二侯射人諸侯賓射亦二侯畿內諸侯也若畿外則三侯矣二侯四耦則三侯六耦矣昔晉范獻子聘於魯魯侯享之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方是時公室卑矣不能如禮故也典命凡國家宮室車旗衣服上公皆以九爲節侯伯皆以七爲節子男皆以五爲節者先王之禮也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芣五節者先王之樂也典命不及王者爲諸侯以下制故也射人土節與子男同者士卑無嫌故也

諸子

諸子掌國子之倅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胥之職也故掌學士之版以

待致諸子諸子之正舞位不必以版也特戒令治而已凡祭祀賓饗舞者既陳而授舞器司干之職也故既舞則受之諸子不必既受也特以其器受之而已文王世子曰不舞不授器司兵祭祀授舞器豈不在興舞之時乎

大僕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庶子

路鼓之建於寢猶晉鼓之建於軍也吳與越戰載常建鼓豈軍將所執之鼓歟鼓人以路鼓鼓鬼享田獵

達窮者與遽令亦用之豈王所執之鼓歟鼓人言詔
王鼓大僕言軍旅田役贊王鼓戎右詔贊王鼓先儒
謂王擊一面大僕戎右佐擊兩面惟前一面不擊觀
此則路鼓四面可知矣

司戈盾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戈故司戈盾
授舞者兵亦如之

天生五材而兵居一焉舞有四等而兵居首焉蓋兵
之源發於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
矛屬春戟屬夏戈屬秋鍛屬冬各適其用而已五兵

之用有施於車者有施於步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施於車者也無夷矛而有弓矢施於步者也授舞者兵則施於步者非施於車者也故大僕正射則贊弓矢大司樂王射詔諸侯以弓矢舞然則武舞之器豈特朱干玉戚哉弓矢亦在其中矣然干欲立戈欲倒弓欲弛矢欲止而武又欲止戈焉司兵司戈盾皆授舞者兵而寓意於此夫豈以樂殺人爲哉授舞者兵不言旣舞受之則以干見之也

大馭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

路儀以和鸞爲節

爾雅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
謂之走曲禮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則行
於步爲敬趨於走爲緩也釋草云荇蕒大薺薺實姚
莖涂薺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之爲物多生於
車涂之間其老則爲大其實則爲薺草則不薺而薺

樂書卷五十五終

樂書卷第五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云

設席於堂廉東

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捲越內
弦右手相樂正先立於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
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爲五
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天

下治也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之
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堯使瞽投攄二十五絃
之瑟爲十五弦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爲二十三弦莫
不寓君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潔齊人情使之滄
一於行也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心
者也故工入升堂然後受而奏之古之樂工必以瞽
矇者爲其精於聽者也有工必有相之者爲其有眡
瞭之職也周官瞽矇掌鼓瑟詩曰鼓瑟鼓琴書曰琴
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明
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由是觀

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未嘗不相須而用此言瑟不及琴者舉大以見小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今文辯爲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

樂書卷五十六終

樂書卷第五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射禮

鄉飲酒禮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工告於樂
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
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
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
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賓禮辭許司正告於主人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於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

周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公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於家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爲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於法度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爲之基而已今夫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葛覃則志在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內有進賢之實外無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則一於后妃之事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鳴鳩夫

人之德也采蘋則致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所以殺於王者歟然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豫焉笙入則眾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乎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

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
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
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
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則間歌
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
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
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故也蓋道生一則奇而爲
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三則陰陽之中交通成

和而爲冲氣是樂成於三者冲氣以爲和中聲所止而不流者也然樂不徒作必有禮以節之故升歌笙入皆繼之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合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以禮節樂於其終也

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升坐乃羞而繼之以無算爵者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也樂至於無算繼之以賓出奏陔以示戒者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

也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而祓夏居一焉則奏陔夏必有鐘鼓矣詩曰旣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爵至於無算而樂隨之可謂旣醉矣旣醉而出奏陔夏以送之則有受禮之實無伐德之愆然則先王之於禮豈不爲有節乎儀禮變祓爲陔者陔於文從自從亥自起於山而高於山則自山之窮者也十二辰始於子而終於亥則亥辰之窮者也階陔之陔則階之窮者也物窮而不戒危莫甚焉其字雖殊而所以示戒一也

鄉樂惟欲

鄉飲酒之禮卒樂而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賓若有
遵者主人釋朝服更立端息司正以爲賓不殺而無
俎羞不必備也唯其所有而已召不必賓也惟其所
欲而已樂不必具也鄉樂惟欲而已蓋鄉樂在周南
不過關雎葛覃卷耳在召南不過鵲巢采芣蘋惟
所欲焉則作之不必以序興也以樂爲主而已與夫
行禮以作樂而以司正糾之使和樂而不流者異矣
鄉射亦然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
於上筐既獻奠於下筐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間縮

樂書卷五十一
雷北面鼓之

工升歌者也笙下管者也大夫特縣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特縣之磬也凡物縮則爲從衡則爲橫記曰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橫縫是也鄉飲酒之禮凡舉爵三作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也不徒爵而已樂作大夫不入則所入者賓而已大夫後賓尊鄉人之賢故也工入升自階西北面坐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主人獻工不言所在至於獻笙則於西階上以工升歌在堂上故也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於階陔作

周官笙師掌春牘應雅以教祓樂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曰客醉而出奏陔夏陔夏之樂命以作之在樂正敎之奏之在笙師鐘師者以笙與鐘同聲相應故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其謂是歟

鄉射禮

縣於洗東北西面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禮射而詢眾庶乎鄉飲酒磬階間縮霤

北面鼓之則鄉射之禮縣於洗東北西面士特縣之
磬而已必於洗東者避射位故也

樂書卷五十七終

樂書卷第五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儀禮訓義

鄉射禮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工四人
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
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於縣
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工不興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主人
取爵於上筐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

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
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眾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於西
階上笙一人拜於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
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眾笙不拜受爵坐
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於筐反升就席
鄉飲席設於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樂正升立
於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此言席上於西階
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
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則瑟瑟西歌歌西則樂正立於

席西階東矣不歌不笙不間特合鄉樂而已以志在射不在樂故也樂又以聲爲主故合樂亦謂之歌樂貴不流故謂之正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盡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眾故也主人爲太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酒祭薦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言工又言眾工言笙又言眾笙者周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所謂工也中瞽下瞽眾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序官笙

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中士所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眾笙也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

始也歌瑟在堂上命也徙之於下所以避射也始也左何瑟右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今相之以降亦然故曰如初入王制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夏商之制也周制有大司樂樂師而無小大樂正有大師而無少師然則儀禮所謂樂正少師非周制也其

維夏商之制歟由是知儀禮周公所作先儒之妄也
如曰不然士冠禮何以有孔子曰之文邪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宮土音也其數八十一其聲最大固足以綱四聲覆
四方君之象也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濁而次
於宮臣之象也鄉射之禮舉旌以宮尊君故也偃旌
以商卑臣故也大射負侯者皆許諾以宮趨豈西及
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鄉射則聲不絕而已蓋尊
者以聲爲節卑者以聲告事可也周禮三宮旋相之
樂有宮角徵羽而無商避其所尅而已然則偃旌以

商非周制明矣

司射與司馬交於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於賓賓許
諸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於賓賓許司
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
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
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
眾賓繼射釋獲如初

射禮成於三始則司射與三耦誘射次則三耦與眾
耦俱射終則三耦及眾耦復射誘射不釋算俱射釋
算而樂未作終射然後樂作焉蓋樂未作欲其容體

比於禮也故命之曰不貫不釋樂作則欲其節比於樂也故命之曰不鼓不釋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又曰騶虞樂官備也鄉射歌騶虞者以其詢眾庶亦欲官於天子樂仁而射以特也耦射則八矢八矢則樂四終可也必五終者一節生聽也樂先以聽欲其聞之審獲者舉旌欲其見之審如此則射而不中者鮮矣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蘋大射則公卿大夫之射也不奏采蘋采蘋而奏騶虞何也曰公卿大夫士則於諸侯爲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其用王所奏之詩亦在所可也天子

沐梁而士亦用焉與此同意

無算樂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鄉飲鄉射賓主敵禮也然鄉飲之禮至於無算樂必待賓出然後奏陔則其禮略鄉射之禮至於無算樂賓興命奏陔賓降及階而陔作不必待乎賓出此其禮又詳於鄉飲也鄉飲以湛樂爲主其禮宜略鄉射以威儀爲主其禮宜詳蓋言稱也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旣獻奠於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以和爲小則笙爲大矣以小爲和則大爲唱矣三笙一和而成聲凡四人也豈皆下士歟所唱者多所和者寡則其聲無虧而和樂興焉三笙一和而成聲皆其單出者也若夫雜此則比八音而樂之聲不足道也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矢中人曰獲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循聲而發故也

樂書卷五十八終

樂書卷第五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儀禮訓義

鄉射禮

燕禮

鄉射禮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古者於旅也語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算眾賓繼射則無算
有算者歌騶虞無算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
終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
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

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則主卿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卿大夫歌采蘋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爲尤卑士於諸侯爲尤卑士射以采蘋爲節則大夫射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卿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聖人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亦終於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言歌騶虞采蘋繼之以古者於旅也語旣歌而語以成之也文王世子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

東序大樂正則敷而說之以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合德音之致者也然則古者於旅也語豈非古樂之
發然邪

燕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樂人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國君無故不徹縣大射樂人宿縣
此不宿縣者燕禮輕故也春秋凡微者稱人此言樂
人者指微者故也其言笙人鐘人亦此意歟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小臣納
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

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
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
主人受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爵降奠於篚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於西
階上如初卒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
升獻笙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
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眾笙不拜
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於樂
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
後首者不面鼓面鼓者後首後首者跨越面鼓者執
越鄉黨之禮射主樂而飲酒主禮故鄉射面鼓鄉飲
酒後首朝廷之禮燕主樂而大射主禮故燕面鼓而
大射後首鄉言惟公所酬以賓言之也所以正君臣
之禮此與下言惟公所賜則以君臨之也所以明君
臣之義鄉飲酒主人阼階上獻工燕禮西階上獻以
非正主也鄉飲酒太師則爲洗燕禮大師不洗以大
師賤也鄉飲樂正告於賓燕禮告於工者以工在則

賓屈也燕禮工歌笙入間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者特遂歌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序在國則君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亦宜乎

公有命徹寡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

饗訓恭儉以致義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致義故也燕示慈惠以致仁故燕禮以飲則無算爵以俯則無算樂致仁故也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

周禮鐘師以鐘鼓奏陔夏鄉飲鄉射大射燕禮皆賓出奏陔蓋陔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詩之南陔美孝子相戒以養書之禹謨述禹九夏之樂而以戒之用威俾勿壞終焉則賓出奏陔以示戒以反爲文故也賓用所執脯以賜鐘人者以燕之所樂在樂而樂之始作在鐘故特以賜之然有鐘未嘗無鼓言鐘則鼓可知矣以鐘鼓奏陔堂下之樂非堂上之樂也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

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
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
古之燕禮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
賓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設爲燕禮而以樂納之則賓
之而弗臣矣賓之而弗臣則及庭受爵而奏肆夏示
易以敬也主人答拜升受爵而樂闕示以反爲文也
升歌鹿鳴所以示臣德也下管新宮所以示臣事也
笙入三成所以告成也遂合鄉樂所以告備也周禮
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則禮之輕者雖不舞可也故
燕禮言若舞則勺而已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

十舞大夏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則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而舞勺燕禮輕故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
象武夏籥序興饗禮重故也古之燕禮言燕而已饗
禮則謂之大焉新宮之詩無所經見豈古之逸詩歟
射有貍首燕有新宮其義一也然則兩君相見之禮
入門而縣興肆夏不預焉是諸侯之樂不敢抗於天
子而此奏肆夏何也曰饗以恭儉爲主其禮嚴故不
及肆夏燕以慈惠爲至其禮恕故進取肆夏無嫌也
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
矢稍屬不以樂志旣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君與士射則爲下射降尊以就卑也君樂作而後就物優尊以異卑也君不搢矢故授以小臣君之於物不可徒執故藉以巾不以樂志則不必比於樂也既發則小臣受弓授弓則不必執也

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四方之賓燕而有房中之樂所以致愛也毛氏釋詩以招我由房爲房中之樂又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則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蓋周南召南后夫人之事而漢房中樂乃夫人所作則弦歌

周南召南之說理固然也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周
禮敎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
言不用鐘磬又言敎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曰房
中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不知奚據而云

樂書卷五十九終

樂書卷第六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儀禮訓義

大射儀

樂人宿縣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鐻皆南
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
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鐻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
鼗在其北而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簫在建鼓之間鼗
倚於頌磬西絃

小鐘曰鐻小鼓曰鼗建鼓有跗可植者也鼗有柄可

播者也。蕩笙簫之屬也。或言鼓或言面互相備也。鐘磬之應鼓者曰頌鐘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春秋傳有鼓鐘與頌鐘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鐘笙與笙鐘笙磬之義。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乎。夫頌磬在西笙磬在東朔磬在西應磬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樂上東也。貴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建鼓應磬不設於東縣之南而在阼階西應磬不設於建鼓之北而在其東又北位無鐘磬而笙磬之旁無鼗何也。曰建鼓應磬不設於東縣之南者

以耦次在洗東南故也應輦不設於建鼓之北者以北不可以縮陳故也北位無鐘磬以君於其臣備三面而已非軒縣也笙磬之旁無鼗以鼗設之於西亦所以禮賓也周禮罍師掌金奏之鼓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罍昭其大也大鈞有罍無鐘甚大無罍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大鈞宮商也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罍大必和之以細故有罍無鐘則罍小鐘爾耄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罍爲小鐘特鄭康成曰罍如鐘而大孫炎許慎沈約之徒亦以爲大鐘然爾雅大鐘謂之罍不謂之罍又儀禮罍從薄與

錢鑄之鑄同則鑄爲小鐘於理或然

樂闕賓西階上北面坐

燕禮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蓋賓及庭而樂作則闕於未卒爵之前公爵而樂乃作則闕於卒爵之後

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跨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於西階東乃

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
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
主人受虛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
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
於鼓北羣工陪於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
上工皆東站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燕則工四人二瑟大射則工六人四瑟燕則小臣相
瑟者大射則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
士相上工以燕禮輕則工少大射禮重則工多也燕
則樂正先升然後工升大射則工升小樂正從之以

工少則長者帥而先工多則長者紓而後也燕歌鹿
鳴之三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崇丘之三遂歌
周南之三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管新宮而已以
主於歡者其樂煩主於射者其樂簡故也燕則工歌
之後笙奏之前爲大夫舉旅大射歌笙之後猶未旅
至射卒乃爲大夫舉旅者以燕主於飲大射主於射
故也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
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蓋燕而以樂納賓則又
管新宮不特歌笙間合而已

司射與司馬交於階前倚朴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

以樂於公公許司射反摺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
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
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
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於物
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
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不足爲善射故初
射以禮以觀其動容再射以樂以觀其循聲然後可
以擇士矣射義曰諸侯以貍首節樂會時也先儒以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於君所爲貍首之詩觀其詞究其義則御於君所

者會時之謂也或以原壤所歌貍首之班然爲貍首之歌近是或以貍爲來言射不來朝諸侯之首則非周官有射人而無司射謂之司射非周制也儀禮有夏祝商祝而無周祝竊意儀禮非周公作周人依倣而爲之也

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霽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驚

庶子位於下與士同獻於士後與士異與小臣均授

爵於阼階與司宮旬人均執燭於階庭而謂堂敎席
子者其賤如此誤矣鄉飲鄉射賓出無取脯之禮燕
大射則取脯所以榮君賜也鄉飲鄉射主人有拜送
之禮而燕大射無之則不送所以正尊君也大射畢
公入驚而燕畢公不驚則入驚自郊所以異於寢也
冠子脯以見於母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昏
禮使者歸以所執脯告其取脯與燕大射同

樂書卷六十終

樂書卷第六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詩序

周南國風

關雎

詩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聲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者也故歌之所詠在聲不在志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則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故舞之所動非志也非聲也一於容而已矣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是詩者志之所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則詩言志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則歌詠其聲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舞動其容也蓋詩爲樂之章必待歌之抗

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爲樂之音必待舞之
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歌登於堂而合奏舞
降於庭而中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化豈
有不神其神豈有不盡邪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
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均是歌也或長
言之或柔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樂
以無所由爲上有所待爲下故也此與樂記言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孟子言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也曰
自主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
後足蹈自主樂之生惡可已言之則終而有始故先

足蹈後手舞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人舞與居終焉豈終之以手舞足蹈之意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單出爲聲雜比爲音故孟子於鐘鼓謂之聲於管籥謂之音也蓋聲出於情而有宮商角徵羽之別音生於聲而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雜故情不發無以見其聲則聲所以達情者也聲不成文無以見其音則音所以著聲者也中正之雅治世之音也多哇之鄭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治世之音嘽

以緩則樂心所感而已故安以樂亂世之音粗以厲則怒心所感而已故怨以怒亡國之音嘯以殺則哀心所感而已故哀以思孔子曰君子之音以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爲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

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其意亦可類推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樂記發言變成方謂之音者蓋文有青黃白赤黑之異色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宜色異雜比而不純宜異則曲折而有節雜比而不純者音之體與記言比物以節飾節奏合而成文同意曲折而有節者音之用與記言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同意此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樂記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者蓋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

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
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關雎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古者后妃有房中之樂是詩特取琴瑟鐘鼓者得無
意乎曰虞書以琴瑟爲堂上之樂以鼓鏞爲堂下之
樂后妃之於淑女不無上下之分焉故詩人取之所
以寓名分也荀卿謂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道志
后妃之於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焉故詩人取之所以

寓交際也后妃之於淑女至誠樂與以共圖職業憂勤以始之不倦以終之內則心志交而不疑外則上下辨而不越夫然雖有以敬之而不敢慢樂以愛之而不敢惡而淑女終不失事后妃之道此所以爲樂而不淫其於配文王之孝也何有然召南諸侯之樂而鵲巢之詩終於百兩成之者不過爲禮而已畏天者保其國之事也樂天者保天下之事也周南王者之風而關雎之詩終於鐘鼓樂之者乃其樂也禮不足以以言之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是以召南主乎禮而首以鵲巢夫人之德周南主乎樂而首以關

睢后妃之德然則一人而兼統禮樂者其惟文王乎
此先琴瑟後鐘鼓鼓鐘之詩先鼓鐘後琴瑟者蓋琴
瑟者樂之常鐘鼓者樂之盛關雎主后妃樂得淑女
至誠有加而無已故由常以至盛鼓鐘主幽王好樂
而不厭故先其盛者所以甚刺之也

樂書卷六十一終

樂書卷第六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邶國風

簡兮

靜女

鄘國風

定之方中

王國風

君子陽陽

簡兮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昔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爲十有二律樂之所由始也故後世樂官以伶人名之然伶之非能自樂樂也非能與眾樂樂也人之所令而已莫非臣也具三德者可以爲大夫之臣具六德者可以爲諸侯之臣具九德者可以爲王者之臣則大夫之臣一家之臣也諸侯之臣一國之臣也王者之臣天下之臣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則天下之臣而已豈特止於仕一家一國而已哉此所以爲賢之至

荀卿所謂有聞道而好爲天下之人也蓋賢者能爲人所不能在朝則美政仰足以助上造成其爲君之德在位則美俗俯足以利下造成其爲民之行衛有賢者不用又使仕於伶官或公庭萬舞以示武功之容或執籥秉翟以示文德之容蓋非一人皆可以承事王者固非衛君之所能獨容衛國之所能獨有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俟俟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周官籥師掌敎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傳曰鶴山雉也蓋樂之爲器中虛而善應所以通中聲也翟之爲物備五色成章所以飾德容也古者鼓羽籥之舞必執籥於左者以聲爲陽而左陽位故也必秉翟於右者以容爲陰而右陰位故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是干舞所以爲武籥舞所以爲文則公庭萬舞者武舞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文舞也文舞用籥翟則武舞用干戚矣記曰八佾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舞是也祭統以翟爲樂史之賤則萬舞執籥秉翟

者無非賤者之職也衛之賢者備文武全才彼其仕
於伶官從事於文武之舞而不以爲賤者將偕此以
顯其才庶幾衛君能察而用之故也然而當至明易
見之時舞於至近易察之地而衛君卒莫能見而察
察而用此詩人所以刺也先儒謂周武王以萬人定
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然則商頌庸鼓有數萬舞有
奕孰謂萬舞始於周邪

靜女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匪女之爲美
美人之貽

爾雅大管謂之箛聲高故也小管謂之箛聲小故也
大小雖不同要之達爲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
相爲終始以道六陰六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蓋有
敵愾之功而以文明之物旌之謂之彤弓有安人之
德而以文明之物昭之謂之彤几然則有美德而以
文明發之謂之彤管不亦可乎樂之爲道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而其節不可亂信乎不可以爲僞矣貽我
彤管樂也俟我於城隅禮也靜女以至靜爲德有禮
以節之不至於盈而淫有樂以和之不至於乖而亂
節之以禮則爲可愛故繼之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和

之以樂則爲可悅故繼之彤管有煒悅懌女美有禮
爲可愛則反是者在所可惡矣有樂爲可悅則反是
者在所可厭矣子夏曰衛音趨數煩志淫於色而害
於德然則衛之夫人無德而淫亂詩人取是以刺之
豈不宜哉傳曰禮樂德之則也

定之方中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爾雅曰櫟梧榮桐木蓋桐之爲木其質則柔其心則
虛柔則能從而同乎外虛則能受而同乎內其究也
無我而已此所以常榮而不辱也其琴瑟之良材歟

若梧則有我而親非若桐之一於同也椅之爲木其實則梓其表則桐非梓之正也特其外同而已爾雅以椅梓爲楸以楸鼠梓爲虎梓亦楸屬也古之爲琴瑟必以桐其脣必以梓則桐與梓皆琴瑟良材而漆之爲物所以同而飾之者也山有樞曰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曰鼓瑟正謂此爾春秋傳穆公擇美檟自爲頌琴孟子曰養其楫棘而舍其梧檟豈檟亦琴瑟良材歟蓋榛栗所以爲禮悅我口者也椅桐梓漆所以爲樂悅我心者也荀卿不云乎琴瑟以樂心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鹿鳴詩曰吹笙鼓簧樂記曰弦匏笙簧則簧之爲物竿笙有焉其義在中所以鼓中聲也宛丘詩曰值其鷺羽值其鷺翽周官舞師掌教羽舞則翽之爲物舞者翳焉其羽可用爲儀所以動德容也古之爲樂發諸聲音而有簧以鼓之形諸動靜而有翽以容之德莫大焉當周之末世內小人外君子而君子莫不相招爲祿仕閉其聲容全身遠害而已雖窮而不失其

樂焉故詩人以此見意得意雖忘象可也

樂書卷六十二終

樂書卷第六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鄭國風

女曰雞鳴

子衿

唐國風

山有樞

秦國風

車鄰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琴之爲樂出乎器入乎
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
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
謂之離大瑟謂之灑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尙
宮其音主絲士君子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
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
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故
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蓋靜能勝欲好能勝惡靜好在
德欲惡在色君子以道制欲則悅德而不好色小人

以欲忘道則好色而不悅德鄭音好濫淫志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鄭人因時之不悅德而好色故作女曰雞鳴陳古義以刺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蓋有爲而言也雖然琴瑟君子常御之樂亦有所謂不御曲禮親疾琴瑟不御是也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樂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由是觀之青青子衿童子之服

也嗣弦歌之音童子之職也弦歌之音謂之德音德音謂之樂古者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信乎嗣音不可忘矣蓋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古之教者必以樂而終始之后夔之教胄子文王之教世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大傳語治之序必成於樂是樂者其學之終始歟先王之立學校天子曰辟廱則辟之以禮廱之以樂天子之教也諸侯曰頍宮則禮樂半於天子諸侯之教也商之名學以瞽宗而主以樂教周之名學以成均而以大司樂掌其法然則鄭之學校廢於鄉黨詩人責之子寧

不嗣音豈爲不知務哉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嗣音者樂之始干戚羽旄以爲舞者樂之成也故內則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是童子之事必至舞而後成非特嗣音而已詩人責之以不嗣音而不及舞者以謂樂之始者且不知嗣之況爲樂之成者乎

山有樞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子有酒食何不日琴瑟

陳之幽公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樂之過者

也晉之昭公有鐘鼓而弗鼓弗考有酒食而不日鼓瑟樂之不及者也過則至於游蕩無度而宛丘刺之不及則至於不能自樂而山有樞刺之由是觀之樂雖不可極亦不可不及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好樂無荒而已此與車隣言瑟不及琴者琴則五弦瑟則二十五弦言瑟不及琴舉大以見之也與儀禮鄉飲燕禮皆言左何瑟樂記言清廟之瑟以見琴同意言何不日鼓瑟而鐘鼓不言日者以琴瑟當御之樂故也與士無故不徹琴瑟同意

車隣

耄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我不樂逝者其
定之方中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則阪有漆君子所
以爲樂也東門之墀曰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則隰有
栗君子所以爲禮也漆爲樂之飾而飾非樂也栗爲
禮之物而物非禮也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則並坐者
禮也鼓瑟者樂也秦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樂自
諸侯出非所以爲美而車隣美之者變中之美者昔
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爲五
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

天下治也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迺破爲二十五弦堯使瞽瞍拌其弦而十五之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爲二十三弦莫不寓君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絜齊人情而使之淳壹於行也爾雅大瑟謂之灑而郭璞以八尺一寸爲長尺有八寸爲廣豈大瑟邪風俗通以五尺五寸爲器豈其中者邪爾雅徒鼓瑟謂之步然則鼓瑟鼓簧豈徒鼓之謂乎

樂書卷六十三終

樂書卷第六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秦國風

車鄰

陳國風

宛丘

東門之枌

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車鄰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亡

立天道也黃地道也天道用九而九者陽數之窮也
地道用六而六者陰數之中也黃於色爲中而簧則
美在其中發而爲中聲者也笙竽之爲物以匏爲母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吹笙竽則簧鼓矣然笙之大者
簧十有九小者十有三而竽則三十六簧焉三九陽
數也十陰數也大笙之數九金數也而以陰十主之
金土合數也小笙之數三木數也而以陰十主之木
土合數也竽三十六簧水數也長四十二寸水火合

數也書以琴瑟爲堂上之樂笙簫爲堂下之樂則鼓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甚盛之樂也先鼓瑟後鼓簧與關雎先琴瑟後鐘鼓同意秦仲有禮樂之好如此而國人又悅之欲其與之及時娛樂豈非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哉晉之昭公有財不能用不足以爲禮有鐘鼓不能樂不足以爲樂國人莫不哀而刺之與夫車鄰悅而美之豈不有間邪

宛丘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革音鼓冬至之音也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益謂之缶則缶之爲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麋輅冥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盈缶見於比用缶見於坎鼓缶而歌見於離詩之擊缶見於宛丘是缶之爲樂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王爲趙王擊缶亦因是已孰謂始於西戎乎今夫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陳之幽公游蕩無度不擇冬夏而爲之擊鼓於宛丘之下又擊缶於宛丘之道是嗜音而不知反者也旣值所執之鷺羽又值所建之鷺翮是常舞而不知反者

也豈特合樂於野而已哉彼其所樂如此然而百姓不厭而苦之未之有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駸邁

男子正位乎外女子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男子業耕女子業織生民之常職也蓋上爲一下爲二故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

度無冬無夏鼓舞於宛丘之道則國人更化而從之
男子非特不正乎外以業耕而婆娑於粉榆之野女
子非特不正乎內以業織而婆娑於日中之市又其
久也非特男女棄其舊業而已雖國人亦越以黷邁
然則風化之所行有以動蕩其心感移其俗亦豈有
善惡之間哉爾雅曰婆娑舞也詩言婆娑則舞而已
序兼歌言之者言歌不必見舞言舞則歌在其中矣
詩序曰永歌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鹿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卦有八離居一焉音有八絲居一焉離馬也而與蠶同祖則其音絲而已易曰離麗也麗以離爲用離以麗爲用故大琴謂之離以其聲有所麗而明也大瑟謂之灑以其聲有所麗而澤也大笙謂之巢以其列管匏中施簧管端鳳巢之象也小笙謂之和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蠶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由是觀之凡所以作樂者古人皆以爲鼓則所以作琴瑟笙簧

謂之鼓不亦可乎文王之燕羣臣嘉賓始則鼓瑟吹笙吹笙鼓簧者以其樂主盈遇之之誠有加而無已也終則鼓瑟鼓琴先瑟而後琴者以反爲文示其有常而無變也吹笙鼓簧鼓瑟鼓琴皆兩言之者以笙簧琴瑟大小備舉故也笙簧象物生而有所示故以示我周行終焉琴瑟君子以樂心而已故以燕禮嘉賓之心終焉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記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蓋禮之於賓主義之於君臣文王之於羣臣不以君臣之義接之而推賓主之禮以待之雖和樂且湛亦不出禮之大

閑而已與賓之初筵所謂其湛曰樂豈其致哉

四牡

四牡勞使臣之來百功而見知則說也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序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蓋君之於使臣有事功之勞不有以知而勞之不足以全君臣之道使臣之於君既受命於聘好不能延譽於四方下足以全忠信之德遣之勞之者禮也歌詩以敘其情者樂也君之於臣必先遣而後勞序詩

者必先勞而後遣蓋所以示勸也

樂書卷六十四終

樂書卷第六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陽譔

詩訓義

小雅

常棣

伐木

采薇

出車

杕杜

彤弓

菁菁者莪

常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琴瑟同音而相合而妻子好合如之故曰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埴簨異音而同和而君民之和如之故曰

天之牖民如墳如簏常棣主燕兄弟而言妻子者以至於兄弟必自型寡妻始故也板主言君之於民而言天者以君之所爲天實使之故也是詩先瑟後琴者以絃多寡序之與鹿鳴鼓鐘鼓瑟鼓琴同意關雎先琴後瑟者以音大細序之與女曰雞鳴琴瑟在御同意車鄰言瑟不及琴車牽言琴不及瑟詩人之意各有所主耳

伐木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傳曰坎坎蹲蹲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曰鼓之舞之

以盡神樂之樂也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
舞以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爲文也
蹲蹲舞我則形諸動靜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
變盡於此矣文王燕朋友故舊而爲樂至此亦仁之
至義之盡也竊嘗究周官燕樂鐘磬敎之於磬師笙
鐘供之於笙師奏其樂以鐘師舞其樂以旄人敎而
歌之以鞀鞀氏儀禮之燕禮樂人設縣小臣何瑟面
鼓工升卒歌笙入立奏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是燕以
示慈惠而樂固無不備舉矣觀文王燕羣臣於鹿鳴
其樂不過笙簧琴瑟燕朋友故舊於伐木其樂過於

鼓舞至於常棣燕兄弟未嘗及樂其故何哉以伐木
考之邊豆有踐兄弟無遠而以鼓舞繼之是燕兄弟
固未嘗無樂也不然常棣之詩何以謂之和樂且孺
且湛哉鹿鳴不言鼓舞非無鼓舞也伐木不言笙簧
琴瑟非無笙簧琴瑟也蓋亦互備而已

采薇

出車

杕杜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文王之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西攘昆夷

之患北伐獫狁之難方出而行師則將役均在所遣
故歌采薇以遣之所以一貴賤之心也與荀卿所謂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同意及旋而班師則尊卑不可
不辨故歌出車以勞率歌杕杜以勞役所以明貴賤
之分也與禮記所謂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同意天地
之於萬物出乎震所以遣之也歸乎坎所以勞之也
文王之於將役致義以遣之致仁以勞之亦何異此
遣之勞之禮也必歌詩以樂之樂也

彤弓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鐘鼓既設一

朝醕之

古者諸侯有功於王室天子非特賜之彤弓以旌之抑又行獻醕酢之禮以禮之設鐘鼓之樂以樂之也周官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鐻師凡饗祀鼓其金奏之樂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筭簠饗食亦如之由是觀之饗禮不終朝以訓恭儉要之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其樂未嘗不令奏鐘鼓也然錫彤弓必因饗禮笙師饗射共笙鐘之意也鐘師饗奏燕異禮而同樂是燕亦以鐘鼓爲主也觀文王之燕羣臣其樂有及於琴瑟笙簧燕朋友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

然則饗樂固與燕同是詩特及鐘鼓者非不用琴瑟
笙舞也所主者鐘鼓而已先言饗之次言右之與周
官大祝以享右祭祀同意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文武之學曰辟雖成王之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其
法焉蓋辟之以禮靡之以樂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學
校之教也成王有改辟靡之名無變辟靡之實其長
育人材而成之者亦不過禮樂而已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有儀者禮也樂之者樂也然則禮樂豈不爲君子之深教歟樂且有儀序所謂樂育材也我心則喜序所謂天下喜樂之也辟廱之制環之以水則所謂中沚辟離之實也以中爲義成均之實也諸侯之制半於天子其學謂之泮宮魯頌泮水之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所以喻禮繼之以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以爲樂天子諸侯之制雖不同其教曷嘗不一本禮樂哉六月之序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而不及樂何也孔子曰不能樂於禮素樂記曰知樂則幾於禮矣古之育人材以立於禮爲始以成於樂爲終是

足於禮者未嘗不知樂足於樂者未嘗不知禮詩兼
始終言之序特原始稱之而已

樂書卷六十五終

樂書卷第六十六

朱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譔

詩訓義

小雅

何人斯

鼓鐘

楚茨

何人斯

伯氏吹壎仲氏吹簫

壎之爲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
壎以水火相合然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然後成聲
故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鐘一要宿

中聲之和而已先儒謂圍五寸有半長三寸有半蓋取諸此簾之爲器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而已要皆有翹焉一孔上達寸有三分而橫吹之簾爲不齊者也爾雅曰大埴謂之器六簾謂之沂器則六孔交鳴而喧譁沂則出於一孔而其聲清以辨也土王於長夏而壘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竹王於仲春而簾竹音也有仲氏之意焉故曰伯氏吹壘仲氏吹簾板詩曰天之牖民如壘如簾是壘簾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觀周官小師敎埴瞽矇播之

笙師兼箎而教之詳於塤略於箎者以塤主倡始不得不詳箎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略不亦寓伯仲之旨乎昔暴公之於蘇公以義相友有兄弟之親以情相歡有塤箎之樂是雖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直餘耳之光初蕭朱之隙末也喪其本心亦已甚矣譙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箎由是觀之豈詩人因其所善取譬邪世本曰暴公作塤蘇公作箎是未知塤箎之作其來尙矣塤又作塤箎又作觶者焉金方而土員水平而火銳一從熏火也其中爲黑則水而已一從員則一之形也觶本起黃鐘之觶如笛

而三孔所以通中聲也箴或作觶者與簫不齊故也

鼓鐘

鼓鐘鏘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喈喈淮水湑湑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代馨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
欽鼓瑟鼓琴

周官鑄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禮記
晉平公鼓鐘杜蕢聞鐘聲曰安在爾雅云徒鼓鐘謂
之修蓋鼓鐘之詩刺幽王爲流連之樂鼓作其鐘於
淮水之上樂而忘反者也非特鼓鐘以自娛抑又伐

磬以勞人而琴瑟笙磬管籥之樂無不備舉亦異乎
先王所爲而已昔齊景公欲爲流連之樂而晏子以
謂先王無是之樂卒能出會於郊興發以補不足作
徵招角招君臣相悅之樂是得易所謂冥豫成有渝
無咎者也幽王流連而不知反曾齊景公之不若詩
人如之何不刺之邪

笙磬同音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妙有以通八卦之德顯有以
類萬物之情故離音絲其發爲琴瑟震音竹其發爲
笙乾音石其發爲磬周官眡瞭掌擊笙磬笙師掌共

鐘笙之樂儀禮大射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是磬與笙同爲陽聲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鐘與笙則一陰一陽而已鼓應笙之鐘而笙亦應之也笙磬作於堂之上下異器而同音笙鏞均作於堂下異音而同樂此書詩所以異致歟鼓鐘欽欽雖敬而有不足之意鼓瑟鼓琴則先大後小皆以反爲文者也笙磬同音則聲應相保而爲和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則節之以中聲而不亂皆不至慢易以失節者也言以反爲文刺幽王之不知反言不至慢易以失節刺幽王之不知節陳善閉邪之道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雅者中國之樂也南者南夷之樂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萬武舞也籥文舞也謂之雅則聲音節奏合於雅言雅則頌可知矣謂之南則南夷之樂言南則三方可知矣籥則文舞言籥則萬可知矣華夷之樂雖殊要之播於中聲之籥而執以舞之則聲容有節而不僭矣先王作樂崇德始也鼓鐘以致其敬中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致其和終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以致其節周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大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禮曰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蓋敬勝則乖而離必以和濟之語所謂禮之用和爲貴之意也和勝則蕩而流必以節正之語所謂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之意也作樂終始不失乎禮周官所謂樂禮是已若然庸詎有流湏慢易之患邪幽王徒有是樂而無德以宜之鼓鐘之刺曷可已哉

楚茨

禮樂既備鐘鼓既戒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主減與盈者禮樂之情也以進與反者禮樂之文也禮儀欲其既

備是禮主其減而以進爲文也豈卑者舉之聲者與
之之意歟鐘鼓欲其旣戒是樂主其盈而以反爲文
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古之行聘禮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日莫人倦而不
敢惰得非禮儀欲其旣備邪以鐘鼓奏九夏而終之
以祓夏驚夏九敘惟歌而終之以戒之用休得非鐘
鼓欲其旣戒邪禮樂所施如此則其用於祭祀以交
神人亦何獨不然蓋賢君子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
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楚茨之詩君子

思古之賢君得四海之歡心而與之祭祀我孔熯矣
式禮是愆致誠信忠敬之謂也苾芬孝祀奉之以物
之謂也禮儀既備道之以禮之謂也鼓鐘既戒安之
以樂之謂也孝子之心如此而已此所以孝孫徂位
工祝致告也祭義曰反饋樂成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喻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
明交庶或饗之此之謂歟

樂書卷六十六終

樂書卷第六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譔

詩訓義

小雅

楚茨

甫田

車牽

賓之初筵

楚茨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故祭之日樂與
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樂之所以迎來哀之所
以送往也然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反樂而不哀

者豈孝子之情也哉哀以送往孝子之心也鼓鐘送尸先王之禮也以禮廢心則不仁以心忘禮則不智二者並行夫然後全之盡之也周官大司樂凡樂事尸出入則奏肆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鼓鐘送尸庸非奏肆夏之樂乎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似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則諸宰君婦之徹有樂可知矣古之作樂鐘鼓既設未嘗不終之以舞則送尸之樂雖不言舞以鐘鼓見之也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

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
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繼之
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豈非鼓
舞以樂皇尸與天下樂之之意邪

樂具入奏

周官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蓋樂之用於天下明
則有燕饗幽則有祭祀先王於祭祀之末既歸賓客
之俎矣又能備燕私以親諸父兄弟則仁之至義之
盡也樂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宗廟之禮既畢復
具入奏於燕私之所則鐘鼓備設所以親同姓成和

樂也湛露天子所以燕諸侯其詩曰厭厭夜飲在宗
載考亦此意歟古之作樂奏黃鐘者必歌大呂舞雲
門奏太簇者必歌應鐘舞咸池言樂具入奏則歌舞
具舉豈特鐘鼓而已哉

甫田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古者有事於釋奠祭先師有事於瞽宗祭樂祖養老
祀先老執爨祭先炊馬祭先牧食祭先飯然則於田
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蓋備物而祭之者禮也
作樂而御之者樂也然離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

樂也坎音革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
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
陽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生甫田之御田祖必琴瑟
擊鼓者以自冬徂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
復生故作是樂以御之各有度數存焉用是以祈甘
雨則陰陽和百穀生其於介稷黍穀士女也何有周
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又曰國索鬼神
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詩推之攸介攸
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則蜡以

息民之祭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則祈年之祭也於蜡祭言禮以見樂於祈年之祭言樂以見禮詩人之法言也

車輦

四牡駢駢六轡如琴

鄭風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則琴常御之樂也衛風曰公庭萬舞在前上處則舞前處之樂也以六轡御四牡和正而有節無以異於常御之琴故車輦以如琴言之兩驂在前疾徐而有節無以異於前處之舞故大叔于田以如舞言之

賓之初筵

鐘鼓既設舉疇逸逸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爲然周官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蓋賓之初筵鐘鼓既設不過奏王夏騶虞而已奏王夏明其大一統也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詢眾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大射記鐘人以鐘鼓奏陔夏大司樂奏王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奏王夏

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考之大射記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鐻皆南陳建鼓在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鼓其南鐻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簫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絃以至升歌鹿鳴三終下管新宮三終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始奏肆夏中奏貍首卒奏陔鼗是詩特言設鐘鼓者舉大以該之也彤弓言鐘鼓既設爲饗有功諸侯故此言鐘鼓既設爲大射擇士故也

樂書卷六十七終

樂書卷第六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小雅

賓之初筵

大雅

靈臺

賓之初筵

箛舞笙鼓樂旣和奏

道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三則

陰陽參合而爲冲氣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律度量衡所出陰陽冲氣所宣一龠之實所不能述而冊之所書亦不能記也尹耆氏用葦以始之後世用竹以易之律度所生陰陽合焉所以通中聲也故大者謂之產以其聲生出不窮也小者謂之約以其聲不至流縱也中者謂之仲則適細大之中而已要之皆道春分之音應文舞之節也周官籥師掌敎國子舞羽籥籥鼓羽籥之舞笙師掌敎籥笙籥則舞羽籥籥所謂籥舞也鼓羽籥之舞而以笙師敎籥焉所謂笙鼓也笙師凡饗射共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則燕射

之樂籥舞笙鼓無所不備此儀禮所謂箠在建鼓之間蓋所以備和奏洽百禮矣然笙之爲樂有配鐘言之書所謂笙鏞以間是也有配磬言之鼓鐘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配瑟言之鹿鳴所謂鼓瑟吹笙是也有配歌言之儀禮所謂歌魚麗笙由庚是也由此推之笙之於八音固無所不應豈特應鼓而已哉觀燕射之禮樂人設縣射人告具工歌三終何瑟面鼓卒而奏陔舞勺凡所以言其志永其聲動其容者靡不具焉是詩特以籥舞笙鼓爲言舉終始以見之也大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

矢舞故賓之初筵始言大射之禮而曰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繼言燕射之禮而曰賓
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是大司樂之
諸侯既同之射夫也樂師之射夫入又之室人也射
雖不同如此其執弓矢舞曷嘗不一哉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側弁之俄屢
舞傺傺

先王未嘗不用盟也所不貴者屢盟而已未嘗不用
舞也所不貴者屢舞而已書譏常舞詩譏屢舞其致
一也蓋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况幽王飲酒

不以禮而臣下化之至於屢舞如此豈足怪哉陳幽公之民男子休耕農而野舞女子休蠶織而市舞序詩者推本風化之所行而刺之然則幽王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固勢所不免也古人皆以幽諡之豈其均有不智之實邪

靈臺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先王於此以脂者膏者爲牲以羸者羽者鱗者爲筍簠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則虞之爲器中實虛焉樂之所由出

也惟道集虛而文王之道寓是焉橫謂之筍筍上設版謂之業以象業成於上樂作於下而文王之業寓是焉今夫木之性仁檜之爲木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以曲而會之故音會計之檜樅之爲木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故音從容之從而文王以德行仁如之物大謂之賁道大謂之路賁異於路鼓者事之生作之大故也凡樂象成民功爲大夫鐘謂之鏞者以其能考民功之大故也文王有靈德妙之而爲道顯之而爲業苟不假仁以行之則民亦孰知其爲靈而樂附之邪傳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

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故也由是觀之
文王之德所以降而在民散而在物民物共由之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以德行仁之効也作樂以形容
之其誰曰不宜古者作樂所以道陰陽之和者也文
爲陽而鼓所以作陽聲也武爲陰而鐘所以聚陰聲
也文王以文治故靈臺之樂先鼓而後鐘武王以武
功故執競之樂先鐘而後鼓惟其時物而已然文王
之樂以鼓鐘言之則大矣而未備至武王然後磬簫
將將成王然後簫管備舉此靈臺所以列於雅執競
有瞽所以在頌也

於論鼓鐘

鼓者冬至之音其大麗似天鐘者立秋之音其統實似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鐘鼓樂之器而樂非器也有精微之義存焉然鐘鼓不論吾無以知其義矣古之論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非論其義也其文足論而不息則論其文而已亦非論其義也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而神受之豈特悅其鏗鏘而已哉荀卿曰鐘鼓以道至於論鼓鐘則以意逆志爲得之矣莫非鼓也而大者謂之賁莫非鐘也而大者謂之鏞於論賁鼓其義見於作大

事也於論維鏞其義見於考大功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而始附之者以其有事功之大素信於民故也文王之樂其琴瑟笙簧見於鹿鳴其鼓舞見於伐木是詩特詳於鐘鼓舉其大而己此大雅言樂所以異於小雅歟

於樂辟廱

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略於樂商人以瞽宗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略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以辟廱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爲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爲樂辟廱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

以同人心出治道其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何有
蓋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以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者也故樂吾成己之道自仁之於父子克之至
於聖人之於天道樂吾成物之道也自盡人之性推
之至於盡物之性道志道事以詩書道行道和以禮
樂樂吾允文之道也受成出師資之以爲謀反奠獻
馘歸之以爲功樂吾允武之道也文王之道是於雖
雖在宮者不以善服人而以善養之及其卒也壯者
抗強行之志而有造老者激已惰之氣而無斃樂道
之効至於如此豈特樂輪奐而已哉文王立辟廱於

豐武王廣之於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中心悅而誠服皞皞如也彼亦孰知其樂爲哉魯僖公之頌思樂泮水言采其芹不過樂其禮教而已語其道則未也鐘鼓言於論辟靡言於樂必兩言之者所以歎美之言有言之不足之意故也

樂書卷六十八終

樂書卷第六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譔

詩訓義

大雅

靈臺

行葦

假樂

卷阿

靈臺

以上
原闕

有卷阿屈納之禮賢者之於民有飄風化養之道有
化之道則其德成而四方以爲則此三事之所自成
也有養之道則其政舉而四方以爲綱此六府之所
自成也周自后稷教民稼穡公劉厚民事則六府固
已修矣民德歸厚見於伐木俾爾單厚見於天保積
而至於忠厚之行葦則成王復何爲哉作樂以歌其
成而已夫然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召康
公三篇之戒終焉此九敘惟歌繼之以戒之用休俾
勿壞之意也然其戒始於公劉之厚民事所以急先
務也終於卷阿之求賢所以急親賢也堯舜仁智不

過如此是則召康公之於成王亦伊尹俾厥后惟堯
舜之心歟傳曰歌者直己而陳德由是知召康公矢
詩以歌之雖曰樂成王治功之成亦所以直己而陳
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異矣

樂書卷六十九終

樂書卷第七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陽撰

詩訓義

周頌

維清

執競

有瞽

維清

維清奏象舞也

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知器者也以吉事之祥寓於象事之器則文王之舞所以象成者孰非有

天下之象邪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旣集也以未旣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箭南蓋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舞象於堂下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肇上帝之禋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禎豈過是哉先儒以象爲武王樂誤矣

執競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

古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故商之功成在成湯其詩曰衎我烈祖繼之以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周之功成在武王其詩曰無競維烈繼之以鐘鼓喤喤磬筦將將蓋鞀鼓淵淵則聞之必遠象其能廣祖之聲教也嘒嘒管聲則作之必備象其能成祖之事業也鐘鼓喤喤則聲之大以象武王之烈至是而充實也磬筦將將則聲之大以象武王之烈至是而輝光也傳曰夫樂象成者也如此而已然鐘與鼓應則磬與

筦應矣小雅曰笙磬同音周官磬師掌擊笙磬由是推之筦雖不一而應磬之筦則笙之筦而已磬筦將將非笙磬同音而何荀卿亦曰從以磬管鐘鼓惶惶爲武王之美而鼓鐘欽欽反爲幽王之刺者以幽王作流連之樂而不知反其音比於慢矣故言欽欽之敬以刺之周頌作筦商頌作管者蓋同末爲司探本爲官筦於禮器爲末管於樂器爲本故也自探樂器之本言之謂之管自完十二律之管言之謂之筦其實一也爾雅曰錚錚樂也或從口主聲言之或從金主器言之其爲樂之美一也

有瞽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故作樂於明而合祖於幽彼其所作非苟然也蓋亦有循體自然而已然周之作樂文王見於靈臺維清武王見於執競與武豈始作於有瞽邪其所以言始作者作備樂故也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庸非始作備樂以合乎祖之謂歟雖然有瞽特作於宗廟之中非郊丘之祭也故止言先祖是聽而已作樂而合乎先祖之聽豈徒

爲鏗鏘以樂吾心哉實有以形容祖之功德合乎祖之所聽故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周官瞽矇之職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其言有瞽有瞽兼上中下瞽而言之也蓋瞽之字上從鼓以其主於鼓樂故也下從目以其下目一於聽故也其來則大司樂詔之其歌則大師帥之相之則在眡瞭焉孔子言相師之道豈非眡瞭之職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蓋有眡瞭相之不待及階及席而已商人以瞽宗名學周之主以樂教者祭之瞽

宗必言在周之庭明非商學故也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
異異虞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虞飾以羸屬磬虞飾
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
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其形
高以峻虞則植之設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
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翬鄭氏謂戴
璧垂羽是也蓋筍虞所以縣鐘磬崇牙璧翬所以飾
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設以崇牙而無璧

翬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所以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也喪禮旌旂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翬而與筍虞同者爲欲使人勿知有惡焉爾靈臺之詩言虞業而不及管言維樅以爲崇牙而不及樹羽爲其非作備樂故也靈臺先虞而後業是詩先業而後虞者虞於業爲大業於虞爲小文王之樂大矣而未備故先其大者成王之樂不舉小不足以見其備故先其小者

樂書卷七十終

樂書卷第七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應田縣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周官大司馬大祭祀
令奏鼓鼗大饗亦如之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鼗
蓋鼓小鼓之鼗小師之職也祭饗用焉大師則令之
而已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

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大射有朔鼙應
鼙是詩有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爲棘則朔鼙棘鼓皆
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棘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
朔無棘周禮有棘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
名異而實同也先儒謂商人加左鞀右應以爲衆樂
之節蓋亦有所受之也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
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
擊之謂之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
縣鼓是也然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大鼓也應田
縣鼓則先小後大所以爲備樂也設業然後設虞亦

此意歟記曰其功大者其樂備言其備樂如此則功可知矣鄭氏以田爲大報非也

鞀磬柷圉

爾雅大鼗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大磬謂之磬以其聲清而高故也柷於眾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圉於樂能以反爲文非特不失已也有過禁之義焉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止者戒之於早也圉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甄者潔之於後也傳曰柷圉者終始之聲斯言信矣蓋鞀所以兆奏鼓堂下之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

上堂下之樂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於柷圉而已書
曰夏擊禮曰措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楬荀子曰執
柷拊控楬似萬物則柷圉以控楬爲體控楬以措擊
爲用也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象
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執柷控楬爲似萬物則是以
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柷圉控楬一物而異名荀卿
以柷控離而二之亦誤矣執又作鼗者執兆在右右
之也鼗兆在上先之也圉又作敵者以其樂而止之
故爲敵以其禁樂之過焉故爲圉其實一也周官眡
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掌教鼓鼗柷敵

塤簫管磬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是皆先鼗而磬次之先祝敔而簫管次之是詩言鼗磬祝敔繼之簫管備舉固作樂之序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大簫謂之箏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謂之箛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大管謂之簫以其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箛以其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篴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水中也蓋簫以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

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器之尤小者也舉器之尤小尤見樂之所以爲備也與商頌嘒嘒管聲同意易於旣濟言亨小詩於萬物盛多言魚之微言微物以見其盛多言亨小以見其旣濟然則於樂舉其尤小者其爲備樂可知矣古之作樂一音不備不足以爲備樂故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然後爲備奏之樂應田縣鼓鞀革音也柷圉木音也簫管竹音也磬石音也不言金音者以石見之不言絲音者以竹

見之不言匏音者笙竽有焉記曰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則匏亦以簫管見之也八音以土爲主故虞書樂記之論八音皆不言土春秋傳曰爲之七音以奉五聲言七音則瓦舉矣記曰干戚而舞非備樂也此論備樂而不及舞者舞所以節八音也言八音則舞舉矣不然詩人何以謂之備奏備舉邪記言金石絲竹樂之器也繼之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蓋有是器然後有是飾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所謂文采也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旣備乃奏所謂節奏也楚茨詩曰樂具入奏此言備奏者小備謂之具故樂

記於禮言具於樂言備荀卿亦曰終始具而聖人之道備矣是具可以言備而備不止於具楚茨非論備樂故止言具奏而已

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肅者敬之在心雝者和之在形心敬者其形和則肅雝存乎人樂者審一以定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則和鳴存乎樂記曰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豈非肅雝在人和鳴在樂之謂歟成王始作備樂以念乎祖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故聞其聲之嗶嗶者其人

未有不肅雝觀其人之肅雝者其樂未有不和鳴記
曰樂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於此見矣
若夫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敖辟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子夏論樂及此必繼之肅雝和鳴者以謂其人非
肅雝其樂非和鳴且不可用於祭祀以感神況可用
以感人乎幽有以感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人而
我客戾止其於永觀厥成也何有舜之作樂憂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簫
韶九成卒至於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亦何

異此言聲又言和鳴者聲則在樂鳴則取諸物而已
梓人爲筍虞取羸屬聲大而宏者以爲鐘虞取羽屬
聲清揚而遠聞者以爲磬虞故擊其所縣皆由其簾
鳴至於取鱗屬以爲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措其匪
色必似不鳴矣管夷吾之論五聲有似馬之鳴野者
有似雞之鳴木者有似牛之鳴窳者豈非其聲在樂
其鳴取諸物邪莊周有之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蓋鐘
聲金磬聲石皆待考然後鳴其鳴也必由其虞而已
學記之言鐘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虞書之
言磬亦曰鳴球而已蓋取諸此

卷之十一

一

樂書卷七十一終

樂書卷第七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有客 武 酌

有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昔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滕定公之葬有四方來觀者觀禮之成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者觀樂之成也子謂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始作備樂而合乎祖。不過主大武而已。其成於六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二王之後，國於杞宋，其來助祭則賓之，而弗臣。有客之道焉。我客戾止，豈特有振鷺之容，善習於禮，以永終譽爲哉？將以永觀吾作樂之成而已。傳曰：夫樂象成也者，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是則二王之後戾止而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與商頌我有嘉客亦

不夷憚同義觀有客之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特
美微子之臣而已是詩所謂我客者亦不過二王之
後之臣也言其臣戾止如此則其君可知矣

有客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殺罰之威在征討道德之威在禮樂古之人以射御
之事寓之禮干戚之舞寓之樂然則禮樂之於天下
有不爲人主之威乎蓋王者之於禮樂實所以自出
也有之固足以爲宜二王後之於禮樂非所宜有也
有之斯爲過矣此有客所以言既有淫威也今夫二

樂書卷之十二
王之後在周有不純臣之義非若在庭之臣也以其有不純臣之義待之以不純臣之禮使之統承先王用王者禮樂所以優異之也彼雖得用王者禮樂亦不過施先王之廟而已若夫非先王之廟而用之亦未免乎僭矣然則魯非二王之後亦得用王者禮樂故闕宮之頌白牡駢剛以爲禮萬舞洋洋以爲樂者以周公有王者之勲勞錫之以王者之禮樂其有淫威亦不害與二王之後同也

武

武奏大武也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爲武不過如此周官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由是觀之享奏大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至於執競祀武王首之以鐘鼓喤喤則武奏大武豈

不以鐘鼓邪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所以致太平之治文王也
故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所以立大武之功者武
王

樂書卷七十二終

樂書卷第七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魯頌

有駉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有駉

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鷺鷥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易坎之九五君也六四臣也君臣以近相與不過

樽酒簋二以示禮用缶以示樂然則有駸頌魯君臣
有道捨禮樂何以哉蓋鷺之爲物其質潔白閑水而
善捕魚其質潔白在公明明之譬也閑水則習禮之
譬善捕魚則得民之譬也于下則在水而已與睢鳩
在河之洲同意于飛則言歸而已與歸飛提提同意
人臣之道潔白以明其德習禮以莊其容始也于下
以從君鼓舞以致其樂終也于飛以言歸鼓節以致
其禮旣和之以樂又節之以禮則君臣之間禮樂皆
得而不失道未有不得民者矣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

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然以王者之法繩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官爲哉蓋周公有王者之勲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之禮樂故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魯王禮邪春秋之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殺乎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髻而弔由臺駘始孰謂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有道之國莫甚於魯苟資禮樂焉亦不免於僭鄭氏以爲近誣真篤論歟是詩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

而已後世以驚飾鼓因謂之驚爲鼓精豈惑越王不經之事而爲之說乎

泮水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

天子之學曰辟雝諸侯之學曰泮宮辟生於牆壁之壁所以限制內外而法如之禮之所由出也廡生於雝渠之雝飛鳴相濟而和如之樂之所由生也天子之教辟雝以本之未有不先禮樂則諸侯之教泮宮以本之雖不全乎禮樂亦半於天子而已故辟廡之制猶天子宫架也泮宮之制猶諸侯軒架也蓋水有

泮適各得半焉所謂泮宮亦半水而已水所以比禮而芹藻茹禮之物也思樂泮水者悅其樂也薄采芹藻茹者悅其有禮也文武隆禮樂之教於西雝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近者悅之遠者懷之大學之道也僖公隆禮樂之教於泮水不過屈此羣醜淮夷攸服而已以道有遠近德有小大故也鄭之學校廢於子衿而其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以刺其禮廢子寧不嗣音以刺其樂壞禮樂之教不可一日廢於學校也如此明堂位曰頍宮周學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頍宮則頍宮周人

之制魯之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此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設於頴宮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

闕宮

萬舞洋洋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封曲阜命魯公世世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豆雕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梲炭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由是觀之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卩敝羹籩豆大房天子之禮也萬舞洋洋天子之樂也於禮言犧尊籩豆則罍黃目雕篲琬琰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升歌下管大夏蠻夷之樂舉矣後世禮廢樂壞僭八佾於羣公之廟獻六羽於仲子之宮春秋譏之又況卒仲遂叔弓不以禮乎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譏其以小廢大

也

商頌

那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六經之道同歸於禮樂之用爲急古之王者治定必制禮以廣業功成必作樂以崇德所以昭先烈遺來世爲一代制作之盛典也商之成湯革夏以爲商拯民於塗炭之中寘之治安之域則其治既定而禮制其功旣成而樂作後世孫子追述當時制作之意形容於美盛德之頌因歌而祀之此那之所以作也自

微子國於宋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至於戴公凡數世
矣其間先王禮樂或廢而不興或壞而不修而樂正
雅頌所存蔑如也有孔氏之先考甫者至孔子時又
亡七篇是商頌得正考甫而僅存至孔子而後不泯
語曰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語曰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
屢斷莊周謂曾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由是觀之商禮之所以損益樂之所以聲音後世
不可得而考也所可知者特其恭敬之實大濩之名
而已其不言商之風雅者非無風雅也久而不傳故

也商頌固不止十二篇正考甫得於周之太師止是而已其風雅不存又可知矣王通曰詩三百始終於周而存商頌者亦所以爲周戒詩不云乎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周鑒豈不在於商乎

樂書卷七十三終

樂書卷第七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商頌

那

猗與那與置我鼗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格綏
我思成

正北之坎爲革則鼓爲冬至之日音而冒之以啟蟄
之曰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柷鼓敔
鼓瑟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五聲非鼓不和故

也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其制始於伊耆氏之土鼓備於夏后氏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官以太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鼓爲一楹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所謂置我鞀鼓者如此鞀兆奏鼓者也言奏鼓簡簡則鞀從之矣禮記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湯之孫子奏鞀鼓以衍烈祖假有廟非特昭先祖之功而已亦所以樂其所自成也烈祖庸詎釋我而不綏之邪在易之

豫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人郊丘之祭以祖考配上帝猶且以樂薦而先之况宗廟烝嘗之祭乎此那祀成湯所以先樂後禮之意也豈非記所謂殷人尙聲邪

鞀鼓淵淵嘒嘒管聲

革音兆於北方則播而爲鼗鼓竹音運乎十二月則發而爲管聲周官大司樂鼗鼓雷鼗以禮天神靈鼓靈鼗以禮地示路鼓路鼗以禮人鬼則鼗鼓淵淵非鼗鼓鼗鼓靈鼓靈鼗也路鼓路鼗而已以孤竹之管禮天神孫竹之管禮地示陰竹之管禮人鬼則嘒嘒

管聲非孤竹之管也陰竹之管而已言鞀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鞀鼓必待奏之然後聞其聲管聲與鞀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先王作樂本之以五行文之以五聲參之以八卦播之以八音八卦之所君者乾也八音之所主者磬也故磬音出於乾而已蓋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五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

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有至於此則磬之所上豈在夫石哉凡尙聲爲眾聲所依而已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爲主故言簫韶九成

庸鼓有斆萬舞有奕

庸鼓鐘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湯則奏鼓簡簡大矣而未備在湯孫則嘒嘒管聲備

其細以成大記曰商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
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豈不以樂之大然邪觀舜堂上之樂憂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所以貴人聲也堂下之樂則管鞀鼓合止
祝敔笙鏞以間所以賤樂器也那祀成湯之樂堂上
言依我磬聲則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
言鞀鼓管鏞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國語曰聲應相
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商之作樂細大和高下平上
下諸遠有以廣聲教備有以成事業其於致太平也
何有那祀成湯詳於樂而畧於禮者以其祖有功而

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酤和羹之禮而不及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闕宮言萬舞洋洋美其形容之衆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衆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爲大濩在周爲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爲衆大可知先儒謂以武王用萬人定天下言之不考商頌之過也

樂書卷七十四終

樂書卷第七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尙書訓義

虞書

五帝殊時不相汭樂非無禮也以其行天道以治人
樂勝乎禮故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無樂也以其
行人道以奉天禮勝乎樂故也是以仲尼對顏淵之
問於商周特言輅冕於唐虞特言韶舞豈非表裏於
此歟周官述二帝之樂堯曰大章舜曰大韶樂記釋
二樂之義大章章之也韶繼也蓋堯放上世之勲煥

乎其有文章故後世語功德尤章者必稽焉舜重堯
帝之華有以盡繼體之道故後世語善繼人之志者
必稽焉揚雄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
垂拱而視天民之皐然則禮樂之功豈不至矣哉樂
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
樂之謂也其舜之謂乎今夫聖人定書必斷自堯舜
其論樂亦斷自二帝夫豈以黃帝而上爲不足取也
誠以禮義峭峭而樂之情文未盡不足以法後世故
邪

舜典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先王制爲喪服之禮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彼中國之近者報君之禮蓋亦不及如此若夫四海之遠者其報未必如是之重姑遏密八音而已蓋樂出於虛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物之盛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若浮皆得効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考之於經堯舜之時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

易茲八物矣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爲果蓏者
艮也故其音匏震爲竹故其音竹巽爲木故其音木
兌爲金故其音金乾爲玉故其音石瓦土器也故坤
音瓦蠶火精也故離音絲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鼗
鼓繫焉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竽繫焉竹聲清越
春分之音也管籥繫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柷敔
繫焉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尙於鐘石聲溫潤立
冬之音也莫尙於磬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莫尙於
塤缶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莫尙於琴瑟革失之洪
匏失之長竹失之高木失之短金失之重石失之輕

土失之下絲失之細要之八音從律而不姦然後爲和樂也禮記論八音多矣曰施之金石舉其始言之曰匏竹在下要其終言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兼始中終言之并與三者而詳言之周官太師之職而已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尙羽莫輕於瓦絲者石也故尙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尙議革木非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則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

鼓在北太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爲先革絲次之木
匏竹爲後者蓋西者秋言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
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成於東於西金石先於
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匏竹後於木者以
陽順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
者豈亦先虛之意歟由是推之堯舜之樂雖不可詳
究其音之大致亦不過如此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爲樂正重黎又欲

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爲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胄子則夔之達於樂不亦深乎帝則德全而教畧故舜命夔教胄子以四德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也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命大司樂教國子以六德中和祇庸孝友是也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之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孔子成於樂則教以樂者固所以爲教人始終之道歟學記之教人先之入學釋菜以示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以

至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由是觀之教人以樂而始終之豈特施於胄子哉教之以直而溫寬而栗則知教之所由興教之以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知教之所由廢旣知教所由興又知教所由廢夫然後可以爲人師矣夔教胄子如此其於爲人師之道固裕如也孰謂夔其窮歟觀周官大司樂之教國子非特樂德也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之教胄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其曰詩言志歌永言非無樂語也其曰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以該之而已

詩言志歌永言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永在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見后妃求賢之志明水作見衛女思歸之志鴟鴞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臯陶賡歌所以永吾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永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歌所以永吾用賢之言四牡之作歌所以永吾將母之言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永吾惡讒

之言此歌所以永言也楊子曰說志者莫辨乎詩傳
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之意邪師乙曰歌之爲言也
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豈歌永
言之意邪蓋詩人言也歌人聲也人言不如人聲之
入人也深故詩爲先歌次之以詩序求之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其志也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其言也永歌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其容也此
曰詩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及舞者古
者舞以八人爲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

矣或永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藝之所
教而曰詩言志歌永言別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
矇所掌而曰九德言六詩之歌合言之以統同也記
曰弦歌詩頌瞽矇弦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
何也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
禮先歌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樂書卷七十五終

樂書卷第七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尙書訓義

虞書

舜典

大禹謨

舜典

聲依永律和聲

人之生也鍾五行之秀氣其出爲五言之永律必和
五行之聲蓋詠以永爲體永以詠爲用故舜之作樂
琴瑟以詠所以爲聲依永也笙鏞以間所以爲律和
聲也故歌風而聲不依永無以見德性之微歌雅而

聲不依永無以著法度之正歌頌而聲不依永無以顯功德之成如此則聲詩不協失其所謂中聲所主者矣此聲所以不可不依永也宮爲君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爲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陂其臣壞角爲民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怨徵爲事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羽爲物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危其財匱如此則聲律不諧失其所謂中聲所歸者矣此律所以不可不和聲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敎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豈亦聲依永律和聲之意歟今夫陽六爲

律則黃鐘太簇始洗蕤賓夷則無射皆聲之屬乎陽
所謂律也陰六爲呂則大呂應鐘南呂函鐘中呂夾
鐘皆聲之屬乎陰所謂呂也別而言之律與呂異合
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十二律之
說也古之言律或謂之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或
以呂或以同六始則六間配之何也謂之七音可也
曰述天地自然之象數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焉
於陽爲呂間於陽爲間同於一陽爲同呂命以體
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
也此特以律爲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王之作樂主之以六律六同而播之以八音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故氣無滯陰亦無散陽細不至於抑大不至於陵一於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已此樂記所謂先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庸非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謂邪蓋樂者天地之和先王審一以定之者也故奏之宗廟則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作

之天下則長幼和順兄弟和親以之率神從天故其
神和以之反情和志故其人和神和則其鬼不神亦
不傷人矣人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國語曰德
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和民是以寧豈特祖考來
格羣后德讓而已哉今夫禮以辨異則治神人而使
之不亂樂以統同則和神人而使之無間言神則知
人之爲鬼言人則知神之爲天言天神人鬼則地示
之禮可知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亦足發明於此
矣然則書美舜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歌而呂

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故邪揚雄有之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可不信乎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三事允治時乃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

形容之邪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至也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有成而無
壞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
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
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
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乎鐘師以鐘鼓奏九夏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杜子
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
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
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騶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

而與物相見以同民患是雖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而多故或生焉又不可不思患則預爲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豈非先患慮患而戒之乎今夫天下之民以王者爲之君也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惟在廟則均全與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也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

享非可卻而外之也容而納之繫而屬之安賓客悅
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
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
之則其功卒於黷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
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
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
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
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旣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

是以先王之樂未嘗不以戒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
戒夏大射公入驚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
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
免於身矣是以先王於樂未嘗不以驚示戒焉故公
出入奏驚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必始之王
夏以王道自禹始也終之驚夏以反爲文也若然尙
何壞之有哉詩言鐘鼓旣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
其名而無其辭蓋若豳雅豳頌矣

樂書卷七十六終

樂書卷第七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尙書訓義

虞書

大禹謨

益稷

大禹謨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

舞有文武有小大文武雖殊其所以象德一也大小
雖殊其所以爲文武一也周官大司樂舞雲門咸池
之類文舞之大者也舞大濩大武之類武舞之大者

也舞師樂師羽舞之類文舞之小者也干舞之類武舞之小者也舜舞干羽特舞之小者而已蓋羽者文德之容干者武德之容武舞以扞蔽之干所以示威文舞以翼蔽之羽所以示懷兩者並用而不孤立雖有苗之頑未有不畏懷而來格矣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然則舜舞干羽而七旬有苗格豈足怪哉始伐以武而逆命猶孟子所謂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也終懷以文而來格猶孟子所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也舞干必於賓主兩階者以其班師振旅則無事於征誅

有事於揖遜揖遜於兩階者禮舞干羽者樂也豈非
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歟樂記言比音而樂之
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
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
人俶俟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皆先文
後武者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
武征誅其舞先萬者以武功爲大故也然則舜之誕
敷文德而有苗格文王於崇非不修德卒不免用師
故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豈文王之德不及禹邪
時異而已矣

益稷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六律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考八音八音所以察治忽此樂之所由以成五言所由以出納者也今夫詩言其志歌永其言則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言之所以納也以六

律爲之音言之所以出也言之變雖無窮而出納皆不過五則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詠者孰非中聲邪揚雄謂中和莫盛乎五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如此而已嘗試論之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班固傳會左丘明爲之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丘明所謂七音卽八音也八音以土爲主

是以金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
樂記國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音
有八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
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則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作
樂則舞可知矣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舜之於臣民趨操同者躬禮樂以帥之趨操異者推
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觀古人之象至作服汝明者躬
禮以帥之也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出納五言

汝聽者躬樂以帥之也自庶頑讒說至欲並生哉者
推禮以教之也工之颺言若風之揚物則巽以入之
非特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勸矣蓋舜之於股
肱耳目之官欲左右有民而責之使翼欲宣力四方
而責之使爲則法度彰矣欲觀古象以作服而責之
使明欲聞音律以作樂而責之使聽則禮樂著矣如
此則夫何爲哉垂拱視天民之阜而已

夔曰憂擊

憂擊如以戈憂以止樂器之所以爲故也擊以作樂
器之所以爲祝也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

禮勝則離而以進爲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爲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爲文故作樂先憂而後擊與樂記所謂節奏先節後奏同意今夫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樂之所終患以生焉然則作樂憂而後擊是以禮節樂而使之無奪倫之患豈不爲得樂之情也歟爾雅曰憂禮也禮節樂故也

鳴球

禮記郊特牲言諸侯之宮縣而擊玉聲明堂位言四民之樂器而搏拊玉磬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則玉之於石類也玉

磬則出乎其類者矣顧命言天球在東序呂氏春秋言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天球玉之自然可以爲鳴球眾聲之所求而依之者也傳曰金石有聲不可不鳴禮記言玉之聲清越以長者樂也謂之鳴球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於禽之鳴也

搏拊

乘水者付之汴作樂者付之拊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

此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
奏擊拊是也既曰搏拊又曰擊拊者拊之或搏或擊
拊聲小大之辨也與所謂擊石拊石爲磬聲小大之
辨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尙拊大戴曰縣一磬而尙
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
其爲眾樂之倡可知矣大祝登歌擊拊周小師之職
也大師則令之使奏擊而已此先憂擊後搏拊禮記
先搏拊者書以作樂序之記以樂器序之故其先後
不得不異

樂書卷七十七終

樂書卷第七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尙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遜

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琴之樂出乎器入乎覺而琴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洒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尙宮

其音主絲士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苟卿曰琴瑟以樂心豈虛言哉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以禮天神空桑之琴瑟以禮地示龍門之琴瑟以禮人鬼是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琴瑟宜於圜丘奏之空桑陰地也琴瑟宜於方澤奏之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琴瑟宜於宗廟奏之此言琴瑟以詠繼之祖考來格則樂以迎來亦舉宗廟見圜丘方澤之意也儀禮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

拑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疎越皆不及琴者瑟二十五絃琴則五絃而已亦舉大見小之意也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鬼神示可知虞賓在位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羣后德遜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則動物可知虞周之樂相爲表裏而已

下管

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

德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以詠之於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爲上有所待者爲下邪今夫堂下之樂以木爲末以竹爲本故爾雅大管謂之箴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蓋其

狀如簾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相爲終始
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爲都良管
以一天下之音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嚳又
吹箏展管則管爲樂器其來尙矣至周而大備教之
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
以禮天神孫竹以禮地示陰竹以禮人鬼凡各從其
聲類故也管或作筦詩曰磬筦將將是也或作琯傳
稱白玉琯是也廣雅曰管象簫長八尺圍寸八孔無
底豈以後世之制爲言歟

鼗鼓

鼓所以作樂者也鼗所以兆奏鼓者也天道兆於北方其於卦爲坎其於音爲革則鼗鼓冬至之音堂下之樂也爾雅大鼓謂之庥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小者謂之料以其聲小而迷故也月令修鞀鞀世紀帝嚳命倕作鞀鞀大謂之鞀而與庥同小謂之鞀而與料同則鼗鞀一也以之作樂爲鼓作已而爲磬則鼓磬一也周人辨其聲用雷鼓雷鼗以樂天神靈鼓靈鼗以樂地示路鼓路鼗以樂人鬼鼓人掌敎其鼓而不及鼗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而不及鼓互備故也先儒以鼓爲春分之音鞀爲震之氣是不知坎音

革之意也

合止祝敔

周官小師掌教播鼗祝敔周頌有瞽亦曰鼗磬祝圉
蓋堂下樂器以竹爲本以木爲末則管者本也祝敔
者末也祝之爲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陰始於
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
則於眾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敔之
爲器狀類伏虎者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銀鋸
者三九之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
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樂能以反爲文非特不

至於流而失已有足禁過者焉書曰憂擊禮曰楷擊
樂記曰聖人作爲柷敔荀卿曰鞀柷拊柷敔似萬物
蓋柷敔以柷敔爲體柷敔以憂楷擊爲用也爾雅曰
所以鼓柷謂之鞀則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
止者戒之於蚤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鞀
者潔之於後也今夫樂出於虛故其作之也虛必欲
虛柷必欲空琴必用梧拊必用糠皆以虛爲本也及
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敔所以爲伏虎之形歟然則樂
之張陳憂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邪曰柷敔
器也憂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

在上貴賤之等也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之鞀祝梃楬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下之拊亦似之誤矣今夫祝梃一物而異名荀卿離而二之亦誤矣

樂書卷七十八終

樂書卷第七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譔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笙鏞以間鳥獸蹠蹠

大笙謂之巢以眾管在匏有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鐘謂之鏞以能考大功也小者謂之罍以其薄而小也蓋笙之爲器以匏爲之包竹撚而植以象物之生其音則象鳥矣鏞之爲器

以金爲之能宮能商始隆而終殺其聲則象獸矣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鏞笙震音也於方爲陽鏞兌音也於方爲陰周官笙師掌共鐘笙之樂是鼓應笙之鐘而笙亦應之也詩曰笙磬同音周官眡瞭掌擊笙磬則磬乾音也與笙同爲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儀禮有眾笙之職則笙之所職固不一矣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鏞則異音而同樂蓋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鐘以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爲先笙鏞次之商詩以置我鞀鼓爲先鏞鼓次之周詩以鼗鼓爲先維

鏞次之則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鏞從之先王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爲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爲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尅吾無以見聖人矣以詠則升歌以貴人聲所謂聲依永也以間則下管以賤樂器所謂律和聲也堂上之樂主乎聲依永非不以律和之堂下之樂主乎律和聲非不以聲依之夫然後上下合和而不失乎中和之紀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言間則律

舉矣與周官言律同而以典同名官同意自虞至周
鑄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有鐘師鑄師則鐘大而鑄
小矣故鐘師掌金奏大鐘也鑄師掌金奏小鐘也國
語曰細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大鈞有鑄無鐘鳴其
細也此其辨歟鄭氏謂鑄如鐘而大孫炎釋爾雅鑄
亦名鑄不亦失小大之實乎

簫韶九成

大簫謂之箏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
謂之箏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簫陰氣之管
故大者四六小者二八其器則細其音肅如亦各從

其類也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
以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
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
音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
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
新宮記曰下管象武以管爲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
也詩曰簫管備舉以簫爲樂之大成則管亦可知也
列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故王道
至九變而後明賞罰至九變而後行樂至九變而後
淳氣洽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淳氣洽之所致也古

者功成作樂舜命九官以亮天功率至於庶績咸熙則其樂九變亦不過形容乎此而已惟樂爲能著萬物之理而萬物亦莫不以類相動故師曠奏清角而玄鶴爲之率舞瓠巴鼓瑟而六馬爲之仰秣伯牙鼓琴而流魚出聽周作六樂而六物自致然則夔奏簫韶而鳳凰來儀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不過如此大司樂言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然則簫韶九成而舞可類舉矣韶樂九成武樂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二立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

陰其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韶又作磬者經曰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大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之上聲所以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之左音所以紹八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

鳳凰來儀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智其情悲其類爲介有龜蛇之象也交於南嘉會之時也其性禮其情樂其類爲羽有鳳凰之象也凡鳥以翼

右掩左爲雄以翼左掩右爲雌故桃蟲鷦而其雌鷦
鷦鳳而其雌皇蓋鳳凰之爲物其羽可用爲儀所以
爲禮其鳴中律呂所以爲樂至於其羽若干其聲若
簫韶之爲樂雖作於治定制禮之後亦所以象鳳凰
聲形而已鳳陽物也動而唱始凰陰物也靜而和終
其羽雖皆可用爲儀其來亦未嘗不以匹也故天下
治則以匹而見天下亂則以匹而隱人君以仁治天
下法度彰禮樂著則鳳凰爲之應亦各從其類也舜
襲堯爵行堯道法度固已彰禮樂固已著則其作樂
以道陰陽之和凡所謂陰陽之物未有不爲之感應

則鳳凰來儀固其理也傳不云乎夫樂象成者也故
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樂書卷七十九終

樂書卷第八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尙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

伊訓

周書

顧命

益稷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
出焉其中多磬磬石所出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
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然其製造之法倨句一
矩有半外之爲股內之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
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
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短以厚而
以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

允諧者由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爲君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所尙豈在夫石哉存乎其聲而已然則言球必以鳴先之者豈非以磬

尚聲爲眾聲所依邪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爲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爲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

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之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
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勅戒之時也歌如之何不作乎
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
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
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_之報上亦何異此然臣之
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長庶事康以明上好要而
下交時之所以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
墮以明上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否也然則君臣聞
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爲能而以

能戒爲差雖虞舜之時尙爾況其他乎然王人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天道也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豈不宜哉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乎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三月不知肉味爲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生於嗟歎之不足者也故五子之怨太康猶小弁之怨親親五子之怨太康盡爲弟之義也小弁之怨親親盡爲子之仁也

甘酒嗜音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酒所以養德亦所以覆德音所以昭德亦所以喪德故酒可節而不可甘音可聽而不可嗜禹惡旨酒未嘗甘酒也好善言未嘗嗜音也故甘酒而及亂嗜音而溺志適自取亡而已太康失邦有在於是此五子之歌所以深訓之也孟子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

之行誠哉是言歟然則禹之聲尙文王之聲非不尙音也特不嗜之而已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古之賢王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故成湯之在商亶聰明作元后樂道而已未嘗邇乎姦聲也耳其有不聰乎悅德而已未嘗邇乎亂色也目其有不明乎不邇聲色則不役耳目矣不殖貨利則百度惟正矣湯之於此非苟知之以淑諸身亦允蹈之以淑諸人矣故其制官刑敝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

巫風不邇聲色以率之也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畋
時謂淫風不殖貨利以率之也不邇聲色與中庸所
謂化民之聲色者異矣不殖貨利與子貢而貨殖焉
者異矣然則湯之不邇聲樂如此記言商人尙聲何
也曰自三代異尙言之則尙聲者一時之制也自其
檢身言之則不邇聲者終身之行也

伊訓

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
風

孔子與人歌而善然後和之是君子未嘗不歌也所

不貴者酣歌於室而已曾點從遊於舞雩之下詠而歸是君子未嘗不舞也所不貴者常舞於宮而已此所以謂之巫風官刑之所以儆者也若夫陳姬好巫而一國之民多棄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不特常舞於宮酣歌於室而已此東門之杌所以疾亂而巫風又不足道也

顧命

天球在東序肩之舞衣鼗鼓在西房

德成而上事成而下天球堂上之樂先王所以象德而樂天者也故在東序東則陽位而陽極上故也舞

衣鼗鼓堂下之樂先王所以象事而樂人者也故在西序西則陰位而陰極下故也舞衣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其見於經者不過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祭服之冕以舞大武而已胥之舞衣豈胥國之服爲不失古人之制歟漢放五方之色爲舞者之衣謂之五行舞彼蓋有所受之也

樂書卷八十終

樂書卷第八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隱公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之法凡公與夫人之廟非志災則不書也非失禮則不書也志災而書若新宮火僖公災之類是已失禮而書若丹桓公楹立武宮煬宮之類是已仲子

之於惠公非夫人也特隱公妾母爾禮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況立宮而考之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貽君子猶以爲非禮況考其宮而獻六羽乎書仲子蓋賤之以正名分也書六羽蓋辨之以謹名數也然文莫重於羽舞武莫重於干舞皆所以節八音而成樂故舞必以八人爲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故天子用八八諸侯用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先王之制也明堂位言魯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是魯於周公廟得用八佾之舞於羣公之廟不過用六佾而已後世禮壞僭八佾於羣公之廟蓋有之矣隱公

始復六羽公穀以爲始僭是不知諸侯以六佾爲正也左氏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謂春秋善隱公復正而書之是不知用於羣公廟爲正用於仲子宮非正也不然則善其復正自常事爾春秋何爲書之邪隱公用諸侯之舞於仲子之宮春秋且書而罪之季氏用天子之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亦宜乎言考仲子之宮與詩斯干宣王考室之考同孰謂成之爲夫人邪言初獻六羽與所謂初稅畝之初異孰謂猶人爲僭諸公邪此稱獻羽舉文以見武與卒叔弓言簫入同意孰謂婦人無武事邪

不然閼宮祀姜嫄之詩何以美萬舞洋洋乎杜預謂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殆非古樂舞之制也

莊公 文公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文公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子之外治章明天下之男敎男敎不修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爲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宮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小雅亦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則知日者陽精也君之象也食者陰侵陽也臣蔽君之象也人君能修德政則變消而福至反是則災起而禍成故日食之變三十有六春秋皆書之非特傷周道之衰且以謹人君之戒也孰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哉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是觀之凡日食鼓於社助陽以責陰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牲者非謂九月六月不鼓也特譏其用牲爾左氏謂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是不知書述天子瞽奏鼓嗇夫馳之意也

宣公

宣公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禮記齊人將有事於太山晉人將有事於頻林則所謂有事於太廟者常祭之禮也周頌絲衣繹賓尸則所謂猶繹者明日又祭之禮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干舞有形而無聲籥舞則聲發而形從之先王之樂所以備文武者不是過也春秋之時禮樂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非僭行之則僞爲之而已蓋廟祭吉禮也臣卒凶事也吉凶之禮固不可同日

故宣公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則壬午繹祭
固在所可廢也繹祭可廢且萬入去籥而卒事則君
臣之恩亦已薄矣與其萬入去籥而不爲樂孰若廢
繹祭之爲愈哉此仲尼所以言非禮而稱猶也春秋
書猶其義有二有可以通之之辭是幸其猶如此若
不郊猶三望不告朔猶朝廟是也有可以已之之辭
是甚其猶如此則壬午猶繹是也然則公子遂公子
翬其事固同獨卒仲遂何也曰翬之於隱公君臣之
義深宣公之於遂君臣之恩薄聖人於經沒翬而著
遂者所以示褒貶也蓋仲遂死於王事也故卒而字

之不言公子者宣公失父道故也與僖十六年卒公子季友異矣商周皆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則萬舞天子之樂也言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非特譏繹祭抑又譏僭用天子之樂爾傳者以謂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其曰仲疎之也是不卒者也其言譏之則是言不卒則非春秋所書爲宣公失禮不爲仲之不忠於子赤也果爲不忠於子赤奚待卒而後正之哉

昭公

昭公十有三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未

樂卒事

籥之爲樂起於黃鐘之龠竅而爲三則冲氣出焉先王所以通中聲也蓋宗廟之祭事之大而重者也大夫卒事之小而輕者也先王之禮不以大廢小亦不以輕妨重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是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譏其以小廢大也言萬入以舞爲主言籥入以聲爲主卒仲遂於垂爲死王事故也卒叔弓不言地爲涖事而卒故也

樂書卷八十一終

樂書卷第八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需

需三三

坎上乾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天之所需以爲雨者雲也君子所需以爲燕樂者飲食也飲以養陽天產也食以養陰地產也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而已此君子所以需朋友故舊以爲燕

樂歟蓋以飲食燕之者禮也其樂之者樂也文王之於周以鹿鳴燕羣臣嘉賓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以常棣燕兄弟則曰和樂且湛以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由是觀之酒食所以合歡豈虛言哉若夫九五體飲食之道以養天下非特施禮樂於燕樂之間而已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與困于酒食異矣

師

師三三

坤上坎下

象曰地中有水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師出以律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人生天地之間一氣之消息一體之盈虛未嘗不與陰陽流通與物類相爲感應律也者述陰陽之氣數通物類之終始故凡聲音所加吉凶所兆發冥冥應昭昭者皆得考其祥焉然則以同律聽軍聲使吉凶不待陳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豈有他哉本諸五聲而已蓋角主軍擾而士心失商主戰勝而軍士彊徵主將急而軍士勞羽主兵弱而威明喪宮主軍和而士心寧其聞而聽之聽而詔之則吉可馴致凶可豫防而坐收百勝萬全

之效焉此所以武王知商之不敵師曠知楚之不功也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不過如此在易師之初六以柔下之才處一卦之始師始出之象也據坎之體於象爲耳而主聽以律之象也方是時吉凶未明勝負未決以律則惠迪吉失律則從逆凶春秋傳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以律不臧無害爲吉不失勝之道故也失律而臧無害爲凶失勝之道故也昔王良從禽爲之範終朝不獲一君子不以爲失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以爲善彼從禽猶若是况行師乎其否臧凶宜矣老子曰妄爲而要中功成

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此之謂歟周之出師有太史抱天時太卜正龜兆大師執同律皆所以慎戎事重民命則易之興當周之盛德其師出以律豈不信然以初六爲師出之始則上六師旋之時也出而以律所以存豫戒之智旋而左執之所以示愷樂之仁非憂樂與民同孰與此哉古之言律或謂六律或謂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以六間配之何也曰述天地自然之氣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匹於陽爲呂間於陽爲間同於陽爲同呂命以體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是

卦特以律爲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豫

豫三三

坤上震下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一陽之復也雷行天上四陽之壯也豫雷出地則非一陽之復亦非四陽之壯適陽中之時也天之中聲於是發矣總一卦言之在彖天地以順動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在爻初則鳴豫而志窮上則渝冥而無咎則豫之貴中非特乎象也然則以雷出地爲中聲之發明矣蓋電有形而無聲雷有聲而無

形秋陰中也雷聲收焉蟄蟲應之以坯戶春陽中也
雷聲發焉蟄蟲應之以啓戶啓戶則蟄者奮雷出地
奮之象也鼓之以雷霆記禮者以爲樂之和驚之以
雷霆莊周以爲咸池之感則雷出地奮豫先生作樂
之象也然作樂崇德振古如茲故稱先王焉至於以
之薦上帝配祖考因時以行典禮惟殷時爲然以殷
人之祭尙聲故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殷學主以
樂教瞽之所宗又那祀成湯以樂爲主則殷人尙聲可
知矣蓋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故卦爻有稱帝乙歸
妹有稱高宗伐鬼方有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則易之述殷非特薦上帝配祖考而已周之盛時
雷鼓雷鼗以降天神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
合樂以致鬼神示非不體雷出地之象作樂以薦天
神配人鬼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則異於殷之薦上帝一以祖考配也豈非
禮樂略於殷至周然後大備邪世德下衰樂廢以淫
鄭衛好濫而趨數宗齊燕女而傲僻類皆感滌暢之
氣滅和平之德君子不聽祭祀弗用者明不足以崇
德幽不足以薦鬼神故也

比

比三三

坎上
坤下

象曰地上有水比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

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爾雅曰盎謂之缶缶之爲器內虛以容外圓以應土
音出焉八音之主也宮爲土聲信德出焉五聲之君
也記曰樂者樂也雜卦曰比樂也樂爲樂之實缶爲
樂之器初六陰柔之質缶之象也其爲器虛而能實
有孚盈缶之象也誠信之德充實於內而人樂之君
子樂得其道而來小人樂得其欲而來吉孰甚焉非
有他而何周官六鄉之民入則爲比出則爲師比有
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與民同吉之意也師出以律比

臧凶與民同凶之意也非憂樂以天下孰能與此

樂書卷八十二終

樂書卷第八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周易訓義

坎

離

萃

升

既濟

繫辭

坎

坎三三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酒所以養陽而其器爲樽食所以養陰而其器爲簋樽則其體外員陽類也故其數奇簋則其體內方陰

類也故其數偶樽酒簋貳禮之至薄者也用缶樂之至質者也六四以柔正而氣應乎陽九五以剛正而無應乎陰當坎之時能免乎險者惟剛柔各得其正者能之以正而相與以近而相得行至薄之禮用至質之樂其誠有不足以相際乎禮曰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之謂也魯頌以于胥樂兮爲君臣有道之頌孟子以徵招角招爲君臣相悅之樂蓋本諸此然人之相與以誠則約以僞則費納約者致其誠之謂也室之有牖則幽明通剛柔相濟之意也蓋相際者禮也相接者恩也君臣之間恩不

隆於禮故坎言剛柔際父子之間禮不隆於恩故蒙
言剛柔接然解之初六言剛柔之際與坎異者坎之
六四九五以近相與不必有所之故言剛柔際解之
初六九四以遠相與不能無所之故言剛柔之際

離

離三三

離上
離下

九三曰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所以鼓柷謂之止所
以鼓敔謂之蠶以至彈琴謂之鼓琴鏗瑟謂之鼓瑟
吹笙謂之鼓簧然則擊缶謂之鼓缶不亦宜乎六二

陰也缶象也九三陽也其用動以吐歌象也九三以
炎上之性履過中之位不能反炎上之性鼓六二之
缶以歌樂則大耄之嗟不期至而自至矣其能久而
無凶乎詩曰今我不樂逝者其耄此之謂也比之初
六坎之六四離之六三皆陰爻其取缶象一也然比
取其情以樂耆樂此故也坎取其聲以坎其擊缶故
也離取其象以離虛中善應故也

萃

萃三三

坤下兌上

象曰澤上於地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

用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升

升三三

巽下坤上

象曰地中生木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既濟

既濟三三

離下坎上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天地之間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具剛柔之性盡柔之性而有孚者萃之六二也盡剛之性而有孚者升之九二也然孚者誠之至誠者性之德萃不以孚

則其聚易散升不以孚則其升易困詎能無咎乎且陽道常饒饒則豐陰道常乏乏則約六二以陰居陰九二陽居陰其爲物則約而非豐其爲禮則不隆於樂用禴之象也古之人致孝乎鬼神以誠不以物雖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猶可以薦之况事上乎然則君臣相與顧豈以位之上下爲間哉亦在夫誠而已此六二以柔中而順乎上九二以剛中而異乎上所以皆盡孚乃利用禴之道也時以用禴爲利則不用禴能無害乎以禮推之夏商之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天子禘祫禘祫嘗

祫烝諸侯祔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祔
至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享先王小雅亦曰禴
祠烝嘗于公先王是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故
祭多以禴爲言則祔禴之祭一也以飲爲主故稱祔
以樂爲主故稱禴則飲必有樂先王之禮也郊特牲
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
陰氣也故無聲以飲爲主則用樂可知矣樂以中聲
爲本而三孔之籥先王所以通中聲也凡聲皆陽也
故萃升旣濟皆以中爻言之然萃之陽資乎五升之
陽資乎二無適而非材也萃之六二陰也必待九五

之陽引之然後用禴升之九二陽也不待六五之陰引之然後用焉故升之九二以用禴爲先異乎萃之六二序於引吉之後也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則禴祭主六二言之與萃六二同意然旣濟禴祭則用儉以持盈是有大而能謙必豫可以用樂之時也成王以鳧鷖持盈而有假樂之嘉者以此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靜動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以下
原闕

卷之八

卷之八

七

樂書卷八十三終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7

□□ = □□□□□□□□□□□□□□□□

□□ = 580

SS□ = 13165540

□□□□ = 2012.10

□□□ = □□□□□□□□